

青森文化

我們都是在香港長大的

修訂版

伍卓文——著



可否在匆匆拼搏路上，停下腳步，
回頭看看，那年代湮遠的時光？

「歷經人間滄桑，尋回人生的根。」



我們都是在
香港



長大的



伍卓文——著

目 錄

(一) 出生	10
(二) 石硶尾大火，搬上七層大廈	17
(三) 六十年代工廠妹	21
(四) 重男輕女的外婆	26
(五) 「樓下門水喉！」	29
(六) 排除萬難，爸媽相戀	32
(七) 一場婚事，兩場囍宴	38
(八) 青山道七層唐樓	42
(九) 少年爸爸來港謀生	45
(十) 重回七層唐樓舊居	48
(十一) 唐樓各式租客 · 陪我玩的姐姐	52
(十二) 妹妹出世了，學著叫爸媽	58
(十三) 包租公夫婦與兆太	60
(十四) 青山道，無盡的思憶回憶	63
(十五) 李鄭屋邨 · 基愛幼稚園	68
(十六) 嘉頓大廈 · 大埔道休憩公園	72
(十七) 深水埗，福華街、福榮街、北河街……	75
(十八) 搬進青衣	78
(十九) 剪線頭串膠花的日子	82
(二十) 爸胼手胝足供車會	85
(二十一) 開始布置一下家居	87
(二十二) 初用煤氣，三支香晾衣服	91
(二十三) 屋邨平台、遊樂場、酒樓、士多、街市、超市……	94
(二十四) 開始認識鄰居	104
(二十五) 童年玩意真好玩	114

(二十六) 童年家庭樂	123
(二十七) 天花板穿洞漏水	125
(二十八) 媽百般武藝入廚	129
(二十九) 爸淘米大法，倒盡胃口	133
(三十) 爸在家中開了小藥房	137
(三十一) 乘數表、學寫字、學校小食部	140
(三十二) 吃糖果蛀牙，要脫大牙呀……	144
(三十三) 不肯吃藥、偷玩蠟燭、被窩看漫畫……	147
(三十四) 丟雜物、罰跪祖先、「剪爛」校服……	149
(三十五) 父回鄉去，媽生了大病	152
(三十六) 看卡通片、「磨鉸剪鏟刀」、白糖糕馬豆糕……	159
(三十七) 聖誕節裝飾、端午節龍舟、中秋節煲蠟	161
(三十八) 賽馬日、六合彩、格蘭披治賽車	164
(三十九) 農曆新年，穿新衣、吃糖果、「年廿八洗邋遢」	166
(四十) 親戚拜年、打麻將、吃團年飯	168
(四十一) 貞姨笑姨戀愛風波	172
(四十二) 四叔婆土瓜灣的家	175
(四十三) 尖沙嘴噴水池拍照	176
(四十四) 大伯和三伯的家	178
(四十五) 大伯三伯為買樓爭執	181
(四十六) 外婆白田的家，滿載回憶	183
(四十七) 貞姨出嫁，華舅父迎娶姍姐	187
(四十八) 屋邨小小圖書館，愛上看書	192
(四十九) 屋邨文具店和雜貨店	196
(五十) 鄰居瑣事、鄰里互助、黃太教媽縫紉	199

(五十一) 公屋制水的日子	204
(五十二) 鄰居晾衣服風波	206
(五十三) 方太黎太的爭吵鬧劇	208
(五十四) 告別小學生活，填寫升中選校表格	212
(五十五) 如願升讀島上中學	216
(五十六) 梁 SIR 的紅色跑車	219
(五十七) 識於微時的中學好友	221
(五十八) 新事物、新學科、早會表演	224
(五十九) 校長召我進校長室	226
(六十) 校園・同學・點滴	228
(六十一) 全班男同學配水庫踢足球，一生難忘	231
(六十二) 週會表演鬧出風波	235
(六十三) 初中陸運會，跌倒了站起來	238
(六十四) 「大澳門」旅行・宿營攀繩網陣	240
(六十五) 粵語流行曲熱潮，東洋之風	243
(六十六) 爸獨特的音樂口味，與眾不同	246
(六十七) 貞姨搬到山景邨	249
(六十八) 兆太來探訪我們，我們也去探訪她	255
(六十九) 吃光阿伯家雪櫃零食	257
(七十) 狐狸家黑膠 45 轉速錄音	260
(七十一) 同班同學成了好友	263
(七十二) 我急性盲腸炎入院	266
(七十三) 初中生頑皮事，「推跌」女同學	268
(七十四) 三伯娘輝哥來訪，還有二伯娘	271
(七十五) 親戚相約到咖啡灣游泳	274

(七十六) 少年人，就是不喜歡管頭管腳	276
(七十七) 企嶺下旅行，長途跋涉	282
(七十八) 同學搬上居屋，大家探訪	285
(七十九) 媽到工廠打工，脾氣很大	287
(八十) 兩代之間，出現代溝	290
(八十一) 爸駕的士遇劫，驚險萬分	294
(八十二) 祥舅父與外甥	297
(八十三) 華舅父發呆依舊 · 祥舅父的山水音響	301
(八十四) 教育教度，果真填鴨？	304
(八十五) 胡混嬉鬧，全班受罰	308
(八十六) 文科理科，如何選擇？	312
(八十七) 感覺和爸越發疏遠	315
(八十八) 暑假和同學游泳 · 第一次獨自看電影	317
(八十九) 妹升讀女子中學，我到明愛補習英語	320
(九十) 旺角書店買教科書	325
(九十一) 文科班「建安七子」	327
(九十二) 自學英語，沉醉中國文學	332
(九十三) 一起補習英語的日子	337
(九十四) 三伯過身了	341
(九十五) 屋邨惡少「大混戰」	343
(九十六) 成長路上，身心靈壓力沉重	346
(九十七) 鴨寮街、Walkman、小小揚聲器	349
(九十八) 上課搗鬼，偷偷播流行曲	353
(九十九) 錄廣播劇，大家初試啼聲	355
(一百) 一個好朋友退學了	358

(一百零一) 第一次看舞台劇，笑笑鬧鬧	362
(一百零二) 補習、補習……	364
(一百零三) 初試投稿，分享喜悅	366
(一百零四) 吵人的鄰居，沒一刻停下來	371
(一百零五) 準備會考，每天透不過氣	376
(一百零六) 學校開放日	381
(一百零七) 最後的陸運會，亂湧的茶	384
(一百零八) 爸有「外遇」· 兩代之間	387
(一百零九) 離別在即，同學拍照留念	390
(一百一十) 會考過後，急著找暑期工	393
(一百一十一) 父子之間，鴻溝漸現	397
(一百一十二) 會考放榜，各有前路	402
(一百一十三) 升讀預科，沉悶不堪	404
(一百一十四) 爸買音響給我作禮物	406
(一百一十五) 貞姨問笑姨借錢不還	409
(一百一十六) 第一部錄影機，又錄又播	411
(一百一十七) 華舅父跟我談出路	413
(一百一十八) 外婆與母親，心結難解	416
(一百一十九) 笑姨和祥舅父的婚事	418
(一百二十) 初嘗暗戀滋味	421
(一百二十一) 父子之間，鴻溝越深	425
(一百二十二) 爸不同意小姨，更不認同老師	430
(一百二十三) 蕉民、阿伯、胡旭榮，三名好友三名損友	435
(一百二十四) 大眼金魚澳洲升學	442
(一百二十五) 阿伯紐西蘭升學，大家歡送他	444

(一百二十六) 與陳燕儀重聚，她當了幼稚園教師	449
(一百二十七) 一班預科同學與她	453
(一百二十八) 高考，壓力更沉重	457
(一百二十九) 妹升讀工業學院 · 我到表弟家小住	461
(一百三十) 爸供完車會，媽大發脾氣	464
(一百三十一) 爸想當老闆，錯信貞姨	468
(一百三十二) 暫別心中的她 · 理工面試	470
(一百三十三) 大專生活，不過如此	474
(一百三十四) 畢業，打求職信	477

(一)

出生

我在一所叫廣華的醫院出生，在香港。

我問媽：「辛苦嗎？」

媽雙眼一眨，說：「怎麼不辛苦！你是第一胎，懷著你十個月，已經不容易，你又常常在肚子裡踢我。」

我問：「我很用力踢你嗎？痛嗎？」

媽說：「那倒不是，只感覺到你踢我，我『哎喲』一聲，你爸問我幹什麼，我說是你踢我。幸好你不是在夜間踢我，或者是我感覺不到，是的話就會吵醒你爸。」

「你就進廣華醫院生了我？」

「是啊。」

「辛苦不辛苦？」

「你說呢！第一胎，辛苦死了，痛了很久，還是沒有生下來。」

「有多久？」

「總之很多個小時，痛得快要了我的命！我對醫生說，不行了，我不行了！」

「然後怎樣？」

媽以後都是這樣說：「醫生就是叫我吸氣，用力吸氣！我說感覺快要不行了，但醫生就是對我說，再用點力，快可以了，快可以了！」

「然後呢？」

「然後我使盡力氣，聽醫生的話，再吸氣，吸氣……然後你就出來了！」

「呵！」我聽著咬咬牙。

爸說：「你出世之後，也沒有哭，問醫生，醫生說，那不算不正常，先再觀察幾個月，可你仍是不哭。我和你媽都以為你是啞巴，是不會說話的！」

「後來呢？」我問。

「後來不知怎的，你就開始說話了，也懂得哭。」爸說。

「原來這樣。」

「你妹可不同了，一出世就哇哇大哭，聲線洪亮，吵得產房上下都聽得見！」爸說。

「是嗎？原來我和妹還有這個分別？」我笑說。

「還說呢！廣華那些護士可真兇了，那時床位不夠，要睡走廊！」

「一個床位都沒有？」

「是呀！醫院擠爆了！要睡帆布床！」

「剛生產完？」

「你不知道，醫院的姑娘有多兇，呼呼喝喝，都不知道為啥？」

「怎個兇法？」

「總之沒好臉色給你看，彷彿你有要求，就是虧欠了她們一樣，即使喊痛，都不會理睬你。」

「怎麼可以！」

「醫院的女工更惡，問她們拿病人衣服呀，熱開水呀，毛巾呀……每件要給五塊錢！」

「太過分了！醫院財物，居然向病人收錢？」

「這已經是小事，她們比護士還兇。別開罪她們，她們粗手粗腳的，有意無意弄傷你，仇都沒得報！」

「真是無法無天。」

「何止，一個個像管家婆，煩都煩死了。」

「晚上睡得著嗎？」

「很吵，想睡著也難，再說，帆布床睡得腰痠背痛，又還沒有康復，真是辛苦得……」

「不過，不是產婦都怕姑娘的，有些會恐嚇她們，說她們最好不要嫁人，有天嫁了個老公要生產，到時就會身同感受！又說她們會比我們更辛苦更艱難！病房裡很多產婦都這樣說！」

「她們不是頭胎生產的，更加不用怕姑娘兇！」

「護士聽了……」

「不敢吭聲。」

我哈哈的笑，問：「過了幾天出院？」

「好像三五幾天，但你爸和外婆不肯讓我睡走廊，找醫院理論，最後住四人私家房。」

「舒適多了嘛？」

「是，但拿毛巾衣服仍要給五塊。」

「那時五塊錢不是小數目，」我咋舌：「一天到晚用多少毛巾？換多少件衣服？要付多少錢？」

「很多很多。」媽說。

「然後出院了？」

「是啊，第一胎，真是辛苦得說不出。」

「爸接你回家？你走得動嗎？」

「走不動也要走！你爸叫輛的士，拎著隨身物品幾大袋，不就回家了嘛。」

「我呢……」

爸說：「你知道嗎？人都說，嬰孩出世是一定哇哇大哭的，不哭就不正常。媽把你生下來，你卻不懂哭，嚇了我們一大跳！」

「是嗎？……」我有些羞愧。

「姑娘將你頭下腳上的倒轉，拍打你的屁股，你才哇的一聲哭了出來！」

「以為我……」

「這倒沒有，媽見姑娘拍打你之後就沒事了，但你出世後，很久都沒有張開眼睛！」

「不是吧？」我瞪大眼。

「起初真的睜不開眼，後來擠出一條線，很幼，很幼，還以為你會看不到東西！」爸說。

媽瞪了爸一眼，說：「你還說！你爸每天放工到醫院來，就問你的眼睛張開了沒有，張開了多少，煩死了。我說我很疲倦，我要睡覺，怎麼知道？」

「幾天之後，你總算張開眼睛了！」

「不是，」媽說：「他每天睜開一些，再大些，幾天就正常了。」

每天睜開眼睛一些，看這個世界清楚一些？我想。

爸看了媽一眼，說：「你媽體質不好，就是瘦弱，坐月期間，我也來

下廚弄兩手小菜！記得嗎？我用薑蔥米酒炒雞腿，吃得你連連咂舌頭，大讚好味道好味道！」爸有點得意，自己豎起一隻拇指。

「我生完第一胎，不是你燒飯，難道是我？平日這些工夫不是我做的嗎？你回來就有得吃了。我十月懷胎，辛苦到死，你煮十餐八餐，有多辛苦了你？」

「你媽又來了。」

「別說了！」

爸似笑非笑，說：「你外婆倒也真的幫忙，為你媽找到補身方法……」

「你炒雞腿，外婆燉雞，媽天天吃雞？」我問：「抑或十全大補酒？是很奇怪的菜式嗎？」

「不是，你外婆找到一道偏方……」

「快說呀！」

「炒白鴿糞。」爸哈哈笑了起來。

「什麼？」我難以置信。

媽皺眉說：「別再說了！難吃死了！」

「你就吃了？」我瞪大眼：「真有用嗎？」

「我怎麼知道？她一番好意，我不想逆她的意，只好順著她！」

「那味道……」我掩著鼻子。

「不是你想的那種，」媽說：「但真是很難吃。」

「外婆……」

「她在天台拾的，那時天台一大群白鴿，不夠的話，就跟飼養白鴿的人要吧。」媽做個作嘔的樣子。

「誰叫你身子弱？你又雞又魚的，也沒足夠奶水。」爸說。

媽不作聲。

我問：「我吃奶粉？」

「對，起初在醫院裡試，試了幾種奶粉，都不對胃口，常常嘔奶，嘔得我們不知所措，怕你不吃東西會餓壞。」爸說：「後來你試了日本 S26 奶粉，一喝就開胃了！」

「可是奶粉燥熱，」媽說：「要到藥房買谷芽、麥芽、生薏米、燈蕊花、淡竹葉……用來開奶。」

「你嘔奶很厲害！」爸望著我說。

「是呀！經常嘔得我一身是奶，就算買對了奶粉也常是嘔。吃完奶忙著掃背，又抱著他，手臂都痠了！」

「還有健康院。」爸說。

「是嗎？」我好奇問。

「醫院……醫院規定的，出世之後到健康院，檢查 BB 身體是否健康，注射疫苗……你沒事，正正常常，可是西醫說她貧血，要打補血針！」

「你還說！你知道我懷著你有多辛苦呀！我最怕打針了，一個月好像打幾次補血針，針扎在屁股上，真是要了我的命呀！」媽連聲說，好像仍在痛。我不好意思笑笑。

「你媽就是體虛血弱，但又虛不受補。」爸望了媽一眼說。

「吃得太滋補，我受不了，」媽說：「我會流鼻血的！」

「我是個頂難照顧的小孩？」我問。

「噯！難極了！」媽說：「頭幾個月，整天哭鬧，吵得心煩。」

「哭什麼？」

「餓了，要吃奶，睡不好，要人哄著，想鬧就鬧，嬰孩，就是這樣，哪會有原因的？」媽瞄我一眼說。

「還有他常常生病。」爸說。

「那還用說？」媽說：「等你放工回來，帶他去看醫生。」

「我身體不好？」我問。

「當然不好！」爸搖搖頭，說：「你有黃疸，你四叔婆抱你去看醫生，不知是西醫中醫，看了好幾次才好的，你也經常發燒，咳嗽……我和你媽帶你去長沙灣看歐陽醫生。」

「兒科醫生？」

媽說：「歐陽醫生最好，其他醫生的藥沒有效，退不了燒。吃了燒得更厲害，摸摸額頭，比熨斗還熱！你爸急忙抱著你跑到附近找醫生！」

「那天已經很晚，我見兩條街前面還有診所開門，想都不想就跑過去。歐陽醫生年紀不大，是個中年人，很有經驗，也很鎮定，以後很多年你一生病就去看他！」爸說著呼口氣，好像剛剛跑完那兩個街口似的。

「歐陽醫生很喜歡你，」媽說：「你見到他也不哭，很聽話。他常常問你，你最近乖嗎？但姑娘替你打針，你就無法不哭了，但也只是幾滴眼淚，沒有大哭。」

我想了一想，好像是有那樣一個醫生……可記不起他的樣子了。

爸說：「說起會哭，他可不得了，足足哭了一百天！」

「不是吧！」我喊冤：「嬰孩都這個樣子的！」

「才不是！你哭得特別厲害，日間哭，夜間也哭，好像鑼鼓一樣的吵，半夜我睡著也給你吵醒！」媽說，又指著爸：「他！只推說開工，闊佬懶理，裝作聽不到！」

「我倒頭就睡著，真的聽不到！」爸說。

「是嗎？只有你辛苦一整天嗎？我在家照顧他不辛苦嗎？」媽一口氣問，又說：「你還說呢？誰夜半三更不見了蹤影？」

爸側著臉不答。

「什麼事？」我問。

媽瞪了爸一眼：說「他！有一次，他收了工，不像平日那個時間回來。你才幾個月大，萬一有事，我不知怎辦，於是打個電話給你外婆。」

「外婆怎說？」

「叫我打 999！」

我嚇一跳：「這麼嚴重？」

「我就打了 999！」

「未夠四十八個小時……」

媽指著爸說：「他收了工也不回家，一個電話都沒有。我擔心他不知去了哪裡？發生了什麼事？」

「你去了哪兒呢？」我問爸。

爸不作聲。

「他呀！」媽說：「原來收了工和行家去打麻將！」

「哦！怪不得！」

「你說，是不是很過分？人家在家等他，他音信全無！天亮了，人影都不見，原來是去了打麻將！害得我不知多擔心呀！」

我笑著對爸說：「爸你也是的，怎麼一個電話都沒有。」

「我以為沒關係嘛，就當我和行家去喝早茶……」

「你不可以打個電話回來，告訴我一聲嗎！」

「你怎會聽你媽說的，真要報警？」

「我那裡想那麼多，只知道找不到你！」

「後來呢？要不要銷案？」我問。

「記不起了，」媽說：「總之，他回來了！」

「以後呢？有沒有再去喝早茶，或者打麻將不打電話回家？」我笑著問。

媽斜視爸一眼：「他還敢嗎！」

爸不搭理。

「說起來，是四叔婆替你在廣華登記的。」媽說。

「不是你們？」

「她自己自作主張！她打個電話來，說已經替我們登記了！」

「不是父母登記的嗎？身份證？」

「我怎麼知道？總之她說已經登記了！」

「不對啊，醫院產房要預約的……要做產前檢查的嘛！」

「是呀。」

「即是說，你懷了胎之後，四叔婆替我們登記，然後你就依著去做產前檢查？」

「是，你爸根本不喜歡。」

「唏！」我拍一拍大腿：「你可以不去的呀！明愛這麼近，你和爸去登記不就成了？」

「記不起了！也許是不想逆她意思，她始終算是你嬪嬪。」

「青山道去廣華倒不算很遠……」

「怎麼不遠，挺著肚子很辛苦的。」媽嘆口氣說。

「爸不喜歡？」

「是啊，說限時探訪太麻煩。」

「我收工有時趕不及。」爸說。

「你還說要私家醫院。」

「要求這麼高？你負擔得來嗎？」我看爸一眼。

「你爸說是寧可貴些住私家好得多，錢花了再掙回來。」

「本來想住哪一所？寶血？」

「也許吧！當時已有這所醫院了，又近。」

「是的。」

(二)

石硶尾大火，搬上七層大廈

爸媽結婚，也經過一番波折。

我問爸：「你和媽是怎樣認識的？」

爸側起臉，望向遠方，好一會才說：「是你金姑媽介紹的。」

爸沒再往下說。

「金姑媽是誰？我見過嗎？」我問媽。

「見過，金姑媽不就是姑媽了嘛。」

「這我知道，但她是誰呢？」

「你爸的疏堂姊姊。」

「即是……」

「你爸的疏堂兄弟的姊妹。」

「疏堂兄弟……」

「你阿爺兄弟的兒子，就是你爸的疏堂兄弟，女的就是疏堂姊妹。金姑媽年紀比你爸大，輩分比你爸高，所以你叫她金姑媽。」

「她姓金，怎會……」

「夫姓。」

「你怎樣認識金姑媽的？」我問。

「她在我住的樓下開士多。」

我感到驚訝，說：「這麼恰巧！外婆那時住……」

「不就是住石硶尾邨嘛。」

「呀對！」我拍拍頭說：「想不起來！石硶尾七層大廈！」

「是呀。」

「就是說，石硶尾大火之後？」

「應該是吧，我都記不起來了。」

「那年你幾歲？」我問。

媽想了想：「記不起……」

「五歲？六歲？」

「大約……」

「聽說那場火非常猛烈，燒遍了整個山頭。木屋區全燒光！」

「是夜深的時候，」媽說：「好像有人喊火燭呀！火燭呀！所有人都逃命了。」

「夜半起火，天氣又寒冷，應該萬分狼狽。」

「我只記得你外公外婆帶著我們走。」

「一家幾口？」

「你外公、外婆、二姨和我。你大舅父應該還未出世。」

「有沒有燒到住的木屋？聽說濃煙是很嗆鼻的。」

「應該沒有燒到吧，聽大人喊火燭，嚇得立即逃命，沒有嗅到很濃的煙。」

總之山坡上是有火光，後來應該越燒越厲害，晚上誰都看得見火光啦。」

「火燒了足足一個晚上？」

「是啊，我記得消防員有趕來救火，拿消防喉不停灌水，但火一直燒得很旺，火光將半邊天映得通紅。天亮時，火熄滅了，木屋全都燒成了炭。」

「屋子沒有了。」

「安排七層徙置大廈住。」

「即是石硤尾邨？」

「是。」

「就是原來木屋的地方？是 H 型的大廈？」

「應該是吧！」

「啊！」我拍了拍頭：「每次上外婆家，都經過石硤尾邨的，但我不知道你以前住在那裏。」

「對呀，我是住石硤尾邨呀。」媽說。

「我以為你住白田邨。」

「沒有。」媽搖了搖頭。

「沒有？」我稍稍疑惑：「你沒有住過白田邨？」

媽翻了翻眼：「我什麼時候住過白田邨？！」

「結婚之前……」

「沒有，是你外婆搬進白田邨。」

「哦，結婚之後搬到青山道。」

「日子真難捱！」媽嘆了口氣，說：「七層臨時徙置大廈，環境差不用說了，一家十口八口，擠在又窄又小的單位裡。幾姊妹睡同一張碌架床，沒有廚房，沒有廁所……」

「沒有廚房？那淘米切菜……」

「走廊！放個砧板，蹲著！從公用水喉取水！那種地方，誰都是窮人，誰都沒錢，都要自己想辦法的呀！」

「那上廁所……」

「一層樓，一個廁所。人多，大家爭著用，有時弄得很髒，很久才有人洗，洗得也不乾淨，自己拿起水喉沖呀洗呀！」

「洗澡呢？」

「幾個姊妹湊在一起去。大白天都不安全，何況晚上，不行的！」

「互相掩護？」我笑起來。

「不就是囉！」媽瞪我一眼，說：「臨時大廈，治安衛生樣樣差。樓上樓下，閒雜人多，任何人都可以是白撞，萬一有個色鬼衝進來，怎辦？」

我伸伸舌頭。

「你外婆不是和我們同住一個單位的。」媽說。

「怎麼多了一個單位？」我摸不著頭腦。

「一個大單位，在地下，你外婆住的，一個單位住一半，是間隔開的。我們和一個老婆婆一起住，出入要經過她家門口。」

「外婆和誰住？外公？」

「不是！」媽說：「那時你外公已經過身了。」

「和大舅父？」

媽想了想：「記不起來了。」

「兩個單位，不算太擠吧？」

「不要忘記，人是很多的！」媽說：「一家六口呀！後來加上阿祥和阿玲的爸，他們兩個也出世了，九個！不過我已經結婚了，八個，也太多了呀！」

「真是……」我答不上話。

媽忍不住苦笑一下：「想起還是會覺得辛苦……」

「外婆交租？」

「不是她是誰？」媽翻了翻白眼，說：「不過租金算是便宜，一個單位好像十四塊錢，半個單位七塊錢，也算應付得來。」



(三)

六十年代工廠妹

「外婆那時做什麼工作？」我一直不知道。

「她接些衣物回家，挑挑形狀，剪剪線頭，一見我有空就叫我做！」

「平日呢？」

「我做工廠，你外婆也做。」

「做什麼？」

「縫補毛衣。」

「不是製衣？」

「不是，那時我還沒有學會用衣車。」

「呀，是的。」

「那時，工廠的管工很有人情味，」媽像很是回味似的，又說：「那個潮州人開一家毛衣廠。我們做了一整天，還開夜班加班，三更半夜，他叫宵夜給我們吃，叫我們買啤酒，又跟我們說笑胡扯，不知多開心！」

我聽著。

「你看，」媽翻了翻抽屜，拿出一堆黑白相片，指著一張，說：「就是他了，其他是我的工友。」

我拿過來看。一個穿白色汗衫的中年男人，一臉隨和的笑容，站在三個女工後面，旁邊一個胖的男人像是管工，也穿汗衫，望著幾個女工，滿臉欣慰的笑容，像個慈父一般。媽坐在三個女工的最右，頭髮像燙過的有些鬈，雙眼不大睜得開，像是太疲累了快要睡著，但望著鏡頭仍不失笑意。工作桌上堆滿衣料和線圈，除了幹活的手工，還擺放了小食和飲料，其他女工臉上都帶笑。

媽說：「我們幾個女工走上天台，排排站著拍照！」

我看：「你和這幾個相熟？都是她們。」

「是的，跟她們談得來。」

「一直在同一家工廠？」

「我起初在這家工廠做雜工，也在很多工廠做過，後來她們也轉到別的工廠。」

「還有聯絡嗎？」

「其實大家都住在附近。阿娥同一個屋邨，只是不同樓宇，在屋邨會見到的。」

「誰是阿娥？」

媽指指相簿：「就是她，跟她最談得來。」

一個非常清純的少女，臉上兩個酒窩，笑容甜美，梳了一條馬尾。

我指著相片說：「公園、小徑、天台……看來你倆經常一起結伴外出，她還帶著小妹妹。」

媽笑了笑。

「她結婚了嗎？」

「應該有的，」媽想了一想：「當時她有男朋友，看上去好像有些前衛，駕一輛電單車的。」

「不是保持聯絡嗎？」

「結婚之後少了。」

「沒有對方電話？」

「那時不是家家戶戶有電話，大家街坊住得近，見了面說個不停……我結婚搬開了，大家也少見了。」

「你們這麼親近……」

「阿娥是很好的姊妹，我結婚時，她和幾個同事來喝喜酒。」

「你和爸結了婚，她也可以到青山道探望你啊。」

媽嘆口氣：「沒有，她也有自己的生活。」

「她住哪裡？」

「石硤尾邨。」

「也是石硤尾？一家親？」

「不同座，她和我們相隔比較遠。」

「放了工一道走。」

「有時是，但不開工我也找她閒聊。」

「那多好，但很可惜。」

「也沒怎麼可惜，」倒是媽這麼說：「總之是少見了。」

我看著相片。

媽看了看，說：「她叫劉瑞芬，我和她最相熟。」

「就是她？」我說：「你提過她，你說常和她一起的。」

「是呀，」媽笑了，說：「她也是街坊，也住在石硶尾，就在我們隔鄰。你外婆和她母親很相熟，她好像有個兒子和兩個女兒，劉瑞芬好像是大姐姐。」

「所有人住在同一個地方……」

媽一直往下說：「還有肥婆玉珍，你小時候在白田邨常常見到她的，一直住在我們家隔鄰，接著是豬肉婆，我和她最談得來了，比你那個一天到晚逼我加班的可惡外婆還要多話說……我們幾姊妹住在樓上，看著樓下有個阿叔每天清早炸煎堆油條去賣，另一個阿叔炸豬皮蒸紅包，那個鐵鍋很大很大……也少不了開涼茶舖的金姑媽，也有伯娘，她女兒當我和你爸的證婚人……」

爸在抽煙看電視，聽到這裡看媽一眼。

「所有人……」

「石硶尾那場大火，個個都是逃難出來。」

「但我沒想過……」

「我和劉瑞芬常常一起看電影，但你外婆不大喜歡她。」

「為什麼？」

「你外婆需要理由的？」媽反問。

「你也約過她喝茶？」

「有，她結婚後離了婚，後來又結婚移民到美國，生了兩個兒子，回來探親時著她母親叫你外婆通知我。她約我到石硶尾富城酒樓，大家說說近況，你們也有去的。」

「是呀，我記得的。你帶我們到那間酒樓，外婆推著車賣點心，見了我們笑著拿牛肉蝦餃給我們。」

「是的。」

「我和妹不知道那個阿姨就是她。」

「你們太小，說了也記不得。她回美國之後，再沒有和她聯絡了。」

我指著幾張相片，說：「你倆的頭幾乎貼在一起。」

媽看了一看：「是。」

「看那一頭鬈髮，常常一起去燙的？」

「不是，除了看電影，她很少和我逛街。她和我的一班工友不同。」

「你們一起打過工？」

「有，但她不大參加工友的活動。」

「你說常和姊妹一起去吃……」

「我們加班放工之後，」媽說：「一班工友拉隊去吃宵夜，吃魚蛋粉呀，雲吞麵呀，我最鍾意加很多辣醬！還有豬皮蘿蔔、燒賣、魚蛋、腸粉，加一杯凍檸檬茶……」

「真開心。」

「是呀！」媽笑得睜起了眼：「放工食宵夜最開心！我最常和阿娥去弄頭髮，每個月一出糧就去，洗完頭燙完髮才去開工！」

「什麼？不自己洗頭？」

「很便宜的，才一個幾毫！」

「不是……」

「平常當然是自己洗，但也很麻煩，家裡沒有自來水，要拿盆子去舀，又要自己煲熱水，怎會每天洗頭？到了要剪頭髮，就和她一起去！」

「每天一起上班？」

「沒有，我有我，她有她。我上過她的家，她有一個妹妹，但她的母親不大歡迎外人……我和阿娥是很談得來，但很少上門找她。」

「一起上班有沒有幾年？」

「好像沒有，」媽想了一想：「我記不起了……我還是十五六歲時，在幾家工廠做過，總之有工就去做。」

「那時你……成年了嗎……」

「還沒有。」媽也笑了。

「不會查得很緊吧……」

「才不是！」媽瞪大眼，說：「有人會來查舖，廠裡的人大叫要走鬼啦！」

「逮個正著嗎？」

「沒有，我們從後門走！廠裡的人很有辦法的！」

「工廠要大量人手……」

「是呀，像我們這樣的女工。」

「我是說，童工是不能說，但大家都做的事嗎……」

「是呀。」

「但你的真實年紀？」

「我出來工作時是十五歲……還沒成年！」

「那怎樣找……」

「一個鄰居，一個女孩子，她說把身份證借給我。她十六歲，成年，借給我到工廠登記。」

「樣子不同……」

「工廠的人不會理，總之是胡混過去！」媽笑說。

「要賺個錢真不易。」

「我賺的每分錢都交給你外婆，但問她拿錢可真難了，除了零錢，吃飯搭車之外，想買條裙，她問長問短，還說我帶飯吃，在工廠打工，穿什麼裙子！」

「不把錢全給她呢？」

「我聽話呀，」媽仍然憤憤的：「她甚至特地到我的工廠打工，監視著我！」

「不用照顧阿姨和舅父？」

「那時已經長大不少。」

「之前呢？」

「在街市賣菜。」

「外公呢？」

「你外公造鞋。你外公很棒的，用一雙手，把鞋一隻一隻的造出來。」

「原來外公是鞋匠。」

(四)

重男輕女的外婆

「你外公很早過身了，」媽說：「他在生時，我也很少見到他。你外婆向來不提他在什麼地方上班。」

「一天到晚在鞋廠工作。」

「他生了我們五兄弟姊妹……你五姨還沒生下來，他就過身了。他是個脾氣很好的人，對我們很好的，從不責罵子女，不像你外婆！他對著你外婆也不大出聲。」

「外公在生時造鞋，他過身後，外婆在市場賣菜？」

「不是，環境不好，生活擔子很大，早去幹活賺錢了。」

我聽著。

「家裡沒錢，我小學四年級，你外婆說，不夠錢交學費，我沒再上學了。」

「是不是外公……」

「他過身之後吧。」

「你這就去打工了？不會呀，你只得十歲左右……」

「我還在上學時，照顧你幾個阿姨和舅父，替他們洗澡、洗頭、刷牙，一個一個輪著來……今天他們都長大了，會記得我服侍過他們？」

「你一個人？」

「是呀！」

「二姨三姨……」

「你外婆只叫我做！凡是家務，燒水、燒飯、燒菜，通通由我一手包辦！」

「弟妹開始長大，可以幫忙。」

「就是沒有！你外婆只會欺壓我！我不知多辛苦，從早到晚，沒得停一停！」

「因為你是長女？」

「長女就好欺負嗎？」媽大聲說：「為什麼不叫他們做？他們也懂得的，

有時也會做但很少！」

「外婆為什麼……」

「你外婆欺善怕惡的，」媽甩甩手說：「你二姨很反叛，不聽你外婆話，人又很兇，你外婆說一句她頂兩句。你大舅父？你外婆把所有兒子當是寶貝，怎會捨得叫他大少爺做家務？你三姨四姨年紀還小，但大了也不大肯做，有大家姐在，她們只會繞起雙手！」

「阿姨們有念書嗎？」

「我不大記得，應該有的。你大舅父一定有，」媽語帶不屑：「你外婆是守舊頭腦，非常重男輕女，你兩個舅父會沒書讀？」

「你說，大舅父是少爺仔。」

「他？他還是小學生，上學，下大雨，水浸街道，你外婆不知多緊張，叫我帶弟弟回家，怕他浸濕了嘛，又雨衣又水鞋替他穿，是我揹他回家的……現在？不理睬人了，不知道你是誰了，還會來探望我這個大姐？」

「舅父在哪裡念書？是很遠嗎？」

「他在福榮街官立小學念書，平常也要帶他上學放學，也不近的。中學他在英華書院念書，當然是自己上學啦。」

「我們搬進來不久，他和姍姐有來探我們。」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爸插嘴說：「華仔是來借腳架用，我借給他，但他用完，從來沒有還給我！」

我想了一想：「他是來過，但我不知道他沒還給你。」

「他打電話來，問我是不是有相機腳架，我說有。他說他想借來用，可能他見過我和你媽拍照，想和阿姍拍拖時拍照吧。」

「無事不登三寶殿。」媽說。

這我記得。華舅父打電話來，爸接聽了，在談話中間，我和妹知道華舅父和姍姐會來探望我們，開心得跳了起來。一對情侶過兩天來了。我們在樓下走上一道彎曲的樓梯，上了小平台拍照。爸身型已發胖了好幾年，穿著淺色條紋襯衫和深啡色褲子，坐著正面望向鏡頭。華舅父身型瘦削，襯衫西褲，頭髮看上去長了少許，斯斯文文的模樣，側身回頭笑著。妹穿著紅白色連身小裙子，非常漂亮，天真而無憂無慮的笑著。我也穿著淺色襯衫和褲子，一邊玩一邊伸手指著她，臉上神情非常促狹……姍姐穿著長

裙子，拍了兩張，溫柔的笑著對我說：「文仔欺負阿妹！」原來我正在捉弄妹妹呢。完了舅父和我們到文具店看玩具，我揀了一副齊全的警察裝備，有手槍、警棍、手鎚、電筒、記事冊……舅父見了說：「文仔將來長大了想當警察？」同時拿過玩具放回去，把一套比較小型的警察玩具給我。我說謝謝舅父……我們也到屋邨酒樓門口的小樓梯拍照。爸走下幾級樓梯，蹲下來叫我們笑啦笑啦。舅父姍姐挽著手在我和妹背後笑得燦爛，看上去像是我和妹的父母，背景是酒樓的長形側窗……妹穿著紅白色裙子，本來和我並排站在我左邊，在爸拍照前的一刻，身子傾過來靠近我肩膀……我穿一件啡色的毛衣外套，是先前拍照脫了下來，還是有誰替我拿著？爸就這樣蹲著按了快門。爸穿的衣服不看照片也記得……

但沒有媽，不知是不是看著家門。除了自己一家四口的照片，親戚來也難得拍照，不是缺少了爸就缺少了媽。

「華仔也抱過你帶你逛街的，回外婆家時對我說，你的兒子真好發問問題，不是問街燈為什麼會亮，就是問車子為什麼會動，總之見一樣問一樣，問得他不知怎樣回答，只有說回家後才告訴你。你說，你是不是每事問？」

「有這樣的事？」我忍不住笑：「那華舅父小時候愛做什麼？」

「大舅父不大說話，但喜歡踢足球，放學丟下書包就去，吃晚飯也未回來。你外婆叫我們幾個姊妹跑到山坡上的球場，請他大少爺回來吃飯！說家裡開飯他還捨不得走！我們等了又等，差不多天黑了才肯回家！」

我哈哈笑說：「大小舅父都喜歡踢足球。」

「是呀！兩兄弟很合拍。」

大舅父和姍姐好像還來過一次，兩人當時還沒有結婚。翻翻相簿，我和妹拍的照穿的衣服不同，人也長大了些。我記得姍姐還說，要上樓梯到有幾個攀架的平台拍照，就是我捉弄妹的地方。我和妹站在滑梯後拍照，仍是孩童模樣，只是稍稍長大了些……那次之後舅父舅母沒有再來了。

看過相片，爸經過種了樹木的高身花槽時抱著我，把我放在他肩膀上，爸穿著啡色西裝上衣，臉背著看不見，只有一頭濃密的頭髮。我在半空張開了嘴巴笑著，像是有些不好意思，因為我一邊倒後時，華舅父一邊看著，還替我拍下了這張照片，姍姐在旁邊如一朵花般笑著。

媽還在說：「他會來探望我這個姊姊嗎？不會的啦！」

(五)

「樓下門水喉！」

我問：「你沒念書之後，就在家照顧弟妹？」

「不是我還有誰？你外公整天在外面工作，你外婆在街市賣菜，我有時也要去幫忙叫賣的，晚上照顧你的姨舅……她還接些衣物來，要我剪毛頭和挑線頭！即使我到工廠上班了，她也照接，半夜也沒得睡呀！」

「你也到外婆的菜檔幫手？」

「是呀，幫手賣菜。」

「外婆的菜檔是自己的，還是她替別人打工？」

「好像是自己的。」

「她從哪裡入的貨？」

「應該是批發市場吧。」

「大清早要去入貨，很辛苦。」

「我帶了你舅父上學就去幫手。」

「好玩嗎？」

「街市有什麼好玩！」媽翻翻白眼，說：「不就是賣菜！就由早到晚喊著過來挑過來揀，叫得聲音也沙啞！」

「街市的人兇不兇？」

「街市？什麼人都有！尤其是爭檔位，常常為這個吵架——你霸佔了我的位子呀，你擺過了界呀……那些潮州佬最兇！你外婆常常和他們吵，我也和他們吵，他們吵不過我們，幾乎要動手打，其它檔攤的女人加入一起罵，他們很不服氣，但說幾句髒話也就算了，總不能真的打女人！」

爸插嘴說：「你媽以前是在街市賣菜，所以一定夠兇！」

媽大聲說：「我兇了你嗎？」爸對我做個手勢，意思是「你看到了嗎」。

「那些街市佬很不堪！有時上身不穿底衫，下身還故意將短褲拉低一些，真是噁心！」

「或者是熱，街市佬多不修邊幅。」

「才不是，是故意的！」

「你的賣菜生涯。」我說：「聽上去也挺有趣呀。」

「有趣？才不有趣！很辛苦的！」媽嘆口氣說：「你的姨舅還小，你外婆手拖一個，用揹帶揹著一個，我在旁邊幫手用鹹水草捆好賣給人。有一次，你外婆不知什麼事走開，叫我看著檔口，怎知下起大雨來，我差點給大水沖了去！我以為我就那樣沖走了！到現在我還很怕水！」說著抱了抱手臂。

「水，」我說：「五六十年代，香港是有實施制水的。」

「唉，你說這個，」媽搖了搖頭，又嘆了口氣說：「制水的日子可慘了，煮飯燒水洗衣服全都用水。一旦制水，大廈的人靠街喉供水，於是湧到樓下盛水，哪像你們這一代幸福，旋開水龍頭就有自來水？」

「誰說的，我們這個屋邨有時也停水，要等水車來！」

「怎能跟以前相比？」媽雙手在空中指劃著說：「石硶尾邨座數多，人也多，一家大小，有老有嫩，小孩子最多，都拿著瓶瓶罐罐到樓下排隊。我們也捧著水桶、膠盆、水煲，提著擔挑去盛水。有些小孩推著鐵手推車，上面擺幾個鐵桶，但小孩力氣不夠，小鐵車歪歪斜斜的，一邊推水一邊濺出來，到家時不知道還剩下多少。」

「你用擔挑？」

「什麼都用，我用你外婆賣菜的擔挑，左一桶右一桶，比較穩定，也用漱口杯、水杯、碗盤……你不知道，最難過的日子，四天才供水一次，不用盡每件盛物件的東西，到時不夠水用，可就慘了！」

我想了想，說：「五六十年代，人口大量增加，用水量自然大，又有許多工廠都用水，民生也兼顧不了。」

「這個我可不理它，」媽說：「總之，一家七八個人，不能沒有水用！我們把水桶放在地下單位，樓上單位狹窄，幾兄妹要用就到樓下！」又說：「你不知道石硶尾邨的人，有些非常霸道的，有個潮州婆開米店的，她盛了一桶又一桶，又把我們的喉管拔掉！我去跟她理論，她見我和老二年紀小，以為我們好欺負，說她那邊的街喉輪不到我們用，一邊還要搶著多盛幾桶。我大聲回罵她，越罵越兇，說街喉是一個屋邨的街坊用的，誰都有權去用！又罵她怎可那樣自私，說她夠膽就再拔我們的喉！她見我們比她還兇，以後再也不來惹我們！」

「真不容易……」

「當然囉！」媽說著仍然憤憤的：「那種地方，人多口雜，流氓爛鬼潑婦什麼人都有，不夠硬淨就給人欺負！」

「真是……」

「還有呀！」媽又說：「有班混孩老是惡作劇，我一踏出你外婆家門口，一個水彈擲下來，直接擊中我的頭！我整個人濕透，感到一陣暈眩，站也站不穩，要人扶著才不至跌倒。你說那是什麼地方？他們不會走遠，一定是躲著蹲著偷笑！我向著樓上大罵，隔空把他們罵得狗血淋頭！」

「聽到了嗎？」爸嘻嘻直笑說：「你媽就是這樣子的！」

「那種環境！」媽瞪爸一眼，大聲說：「你外母也不是人，要我由朝做到晚，不讓我休息……鄰居看不過眼，都說我是不是她生的！」

「真的？」我問。

「所有認識我們的人，都見你外婆怎樣對我！」媽說：「你記得玉珍嗎，搬上白田之後在我們隔鄰。她也住過石硶尾邨，見你外婆對我不像人，也跟你外婆說，阿芳，你大女操勞得太過，怕她會累壞……你看，人家不是親人都替我說話！早知做人那麼辛苦，大水沖走一了百了！」

「外婆對我們很好……」

「你知道嗎？我們那時住在石硶尾，窮困人家，有幾個外國人，好像是教會的，到我們住的屋邨，不是派飯派米的那些，而是揀選孩子到外國學英文，包吃包住，不知怎的揀中了我。你外婆想你舅父去，你舅父念書好，我是個女的，又是長女，應該留在家中操勞！我說我不想去了，也就沒去，但也沒有揀中華仔。」



(六)

排除萬難，爸媽相戀

爸說：「你外婆人很厲害，而且重男輕女。」

「她說過不要我！」媽說。

「什麼？她想把你遺棄？她當時想墮胎？」

「不，把我生下來之後。」

「怎麼可以？！」

「伯娘說，你外婆不要，她要。」

「伯娘？」

「我和你爸結婚時的證婚人的媽媽。」

「她是誰呢？」

「你外公遠房堂兄弟的老婆。」

「她對你很好？」

「她很和藹，很喜歡我，說早知你外婆對我這麼差，就把我認作女兒。」

「她是你和爸的證婚人？」

「不是，她叫女兒來當證婚人。我們擺喜酒時，她和她女兒也有來，四叔婆即你阿嬤擺的那場……看這一張，她在場敬酒，笑得不知多開心。」

「她不自己做證婚人？」

「我不知道，我和你爸在屯門婚姻登記處註冊。你伯娘的女兒一個人來。」

「屯門？跑到那麼遠？」

「你不知道你外婆的厲害，她知道了，一定會反對。我們挑個老遠的地方註冊，事前沒洩漏半點風聲……唉，說起來好像走難一樣！」

「外婆後來知道了？」

「知道了，也沒辦法，坐下來和四叔婆談擺喜酒的事。」

「為什麼反對你和爸來往？」

「少了個人替她賺錢嘛！」媽翻了翻白眼，說：「你外婆當女兒都是搖錢樹，最好不結婚替她掙錢，還替她供兩個兒子念書！」

「就像粵語長片一樣。」我說。

「看，這是伯娘的女兒。」媽指著幾張照片說。

幾張發黃的照片，相中爸普通襯衫褲子，媽穿及膝深綠色裙子，看上去有點像旗袍，旁邊有一位穿套裝裙子的女士，自然熨貼的短髮，看上去性情溫婉，相貌舉止看上去端莊，挽著手袋和媽合照，拖著的兒子頭髮剪得短短，短小上衣加小小短褲，非常純樸，有些是四人的合照。

我問：「你們相約逛街？」

媽看了看，說：「應該是結婚之後。」

「伯娘女兒當你們證婚人，結了婚，約她出來見面？」

「是呀，她還帶了兒子，我們都不知道。她還有一個女兒，當時還未出世。」

「你們十分相熟？」

「不是，她聽伯娘的話來當證婚人。大家相約出來見面，之後就沒有了。」

「伯娘呢？你有探望她嗎？」

「有，她也住在白田邨。我帶你們上去見她，她見了你們不知多開心。」

我實在想不起來，但我記得，媽帶我到舊屋邨探望朋友，單位又小又黑，堆滿了雜物的。

「你不知道，你外婆的線眼多厲害，每次我偷偷帶你們到伯娘家，她都會問，你是不是上過那婆娘處。我說沒有，她說，你不用講大話，我知道有人見到！」

我伸伸舌頭：「多可怕。」又禁不住說：「那有多嚴重呢？只是探望一下親人。」

「你外婆跟你講道理的嗎？她不喜歡誰，就不准你去誰的地方，你去就是違逆她的意思！」

「她不喜歡伯娘？」

「她不想我嫁你爸，伯娘卻叫女兒當證婚人，你說她喜歡不喜歡？」

「那倒也是。」

「都怪那個二婆和二叔公，一直在你外婆耳邊挑撥是非，說你爸這樣那樣不好，總之大女出嫁就是不好……兩公婆天生一條毒舌！我到現在還是非常憎恨他們！」媽說得臉孔漲紅。

我問：「為什麼要那樣坑人？有什麼好處？」

「有種人天生一副壞心腸！」

「還有你外婆，認識的人盡是不三不四。我和你爸上白田探你外婆，有個街坊是個師爺，聽我們說輪候公屋，就說自己認得房署的人，給他三百塊就有辦法。你爸想也不想，立刻就要給他。我叫他不要，他倒說我是女人，懂得什麼！」

「後來呢？」

「當然什麼都沒有！我問你爸，那三百塊怎麼樣？沒有下文了？你爸才不作聲。我說，你根本不認識他，幹嗎輕易相信他？他認識房署什麼人？房署職員辦事有規有矩，不是管小販亂來的那個年代！你爸還說，你們女人懂個什麼？」

「有沒有問問外婆？叫那個人出來還錢！」

「沒有！你爸不問，我也不問！」

「外婆知道嗎？」

「即使知道，她也不會開罪她的好街坊！」

爸緊閉嘴巴。

隔了一會，我問爸：「你說金姑媽介紹媽給你認識？」

「是。」爸呷了口米酒。

「金姑媽認識爸，但你……」

媽插嘴說：「你金姑媽的家開士多，一班女孩子在空地玩，譬如拍公仔紙，玩完了跑到她的舖子看電視。每次一毫，也會喝瓶汽水，一毫或兩毫，很便宜的。那時很多家庭沒有能力買一部電視。」

「金姑媽認得你？」

「她誰都認得，」媽說：「她自己家人很多，幾個兄弟姊妹一起住，還有老公和幾個孩子。她老爺不知多疼她的兒子，常常摟著孫子疼，但那個胖男孩頑劣死了……樓下士多，樓上住人。有次她叫我去喝茶，原來你爸也在那裡！不知你金姑媽是不是有意……」

「總之她作了媒人。」我說。

「要問問你爸。」媽斜視著爸說。

爸沒好氣，說：「你金姑媽說，叫我去喝茶，要介紹女孩子給我認識。我想想，沒所謂，於是去了。」

「你好像不大著緊似的。」我笑說。

爸呵呵的笑：「我當是認識一個朋友，談不來就作罷，但還是認識了你媽！」

「然後拍拖了？」我問。

「你金姑媽是個熱心腸的人，一心要撮合我和你媽。她主動聯絡我和你媽，見面機會也就多了。」爸說。

我翻到爸媽年輕相片的幾頁。

爸和媽的拍拖照……環境看來頗為優美，山上有幢幾十層高的白色樓宇，公園種滿了樹木……爸穿了棕色西裝，媽穿條紫紅色裙子，胸前V領沿邊一個個白色小圈，看上去像一串珍珠項鍊，有的在樹蔭下拍，有的在長凳上拍。爸的手搭在媽的肩，媽也輕輕倚在爸的肩……

爸架著銀框老花鏡，蹺著二郎腿坐在沙發上，攤著報紙在讀副刊，用手托了托眼鏡，睜起雙眼說：「是很久以前的事……」

「這個公園是什麼地方？」

「問你媽。」

媽拿過相簿，看了一會說：「兵頭花園。」

「兵頭花園？」我叫了一聲：「小學去旅行的地方！」

「還在不在？」

「有，動植物公園。」

「哦……」

「相識多久結婚呢？」

「好像有一兩年。」媽說。

我好奇問：「你和爸到公園散步拍拖，還有呢？」

「逛街，吃飯，看電影。」

「想不到爸陪你看電影。」

「他後來也到我家吃頓飯。」

「你不到爸的家吃飯？他下廚嘛。」

「他一個人住寡佬房，不大方便，鄰居會說閒話的。」

爸強調說：「我一直住在那裡！」

「很年輕開始？」我問。

「起碼住了十年。」

「住在哪裡？」

「不就是青山道。」

我瞪大眼：「我們住的那幢唐樓？」

「就是了！」

「真想不到！」

「我一個人租住，不打算搬，本來沒有打算結婚。」爸說。

「你爸最喜歡約同三五知己，到屯門的海灘曬太陽，游泳。」

「爸的朋友……」

「他九龍巴士公司的同事，」媽說：「有好幾個，都是他的死黨，都喜歡游泳和吃海鮮。」

「你不怕水？」我問。

「我不游。」

「不是呀，看，這張相……」

媽笑了笑說：「我穿一件頭泳衣，坐在一塊大石上拍，只是拍照，你不知道我不懂得游泳？」

爸和幾個老友看來十分熟絡，不知是否冬天，一行幾個人穿著大衣，在海灘搭著肩拍照，一色接近中年的臉孔，一個個笑得非常燦爛。爸看來比較年輕，身型也比較瘦削，不像其他人看來胖胖的……我很為爸有幾個知己高興，只是沒有見過任何一個。

媽說：「這幾張婚宴相，你爸的老友結婚時拍的。這個新郎哥，長得較胖，就是沙灘上靠右邊的那個。有一兩張我也在……」

「你和爸那時結婚了嗎？」

「沒有，你爸比他們遲……你看我的頭髮，熨得高高的像座山，還只是個少女。」

「看上去十五六歲，」我說：「應該不止吧？」

「十八，二十……」

爸回憶著，咧嘴而笑，說：「我們一班人到海灘游泳，帶你到容龍別墅附近的檔口吃海鮮，一大條一大條的海魚海蝦，你不知吃得多滋味！」說著自己舔舔舌頭，一副回味無窮的模樣。

「你們玩得多開心，」我說：「這張相小玲姨也在，她雙手抱著汽球放在頭上。她才五六歲，天天真真的笑著……爸你很瘦，穿了襯衫，骨架真像一副竹棚……」

爸沒看照片，只說：「你媽叫我帶阿玲去。」

「其他阿姨呢？」

「她們很少跟著我們玩，自己有朋友。」

真是快樂的時光，我想。

「拍拖之後就結婚了。」我說。

「當然囉。」

(七)

一場婚事，兩場喜宴

我捧著相簿，翻到一頁，右下角一小張發黃的啟事——「我倆情投意合謹訂於一九XX年X月X日旅行結婚謹此敬告各親友。」

我輕輕唸著。

「你外婆不想你媽嫁給我，一開始就反對！」爸說著嘆了口氣，把報紙往桌上一拍。

「你們旅行結婚？」我問。

「不是，」爸說：「只是啟事這樣登吧了。」

「喜酒是分開擺的，不是說兩家人坐下來談的嗎？」

「別提了。」爸大搖其頭。

「發生什麼事？」

「你外婆……你不知道她是什麼人嗎？」爸稍微瞪我一眼，說：「她……她可像發了瘋一樣……」

「她做什麼？」

「我沒錢，窮鬼一名，」爸說：「她一直反對，但奈何不了我們……」

媽說：「我和你爸拍拖，瞞著你外婆。我放工他來接我，有時去吃碗麵，有時去看場電影，但她常監視著我，最終也知道了。」

「她會刻意在同一間廠上班！看看我有沒有加班！」媽臉漲紅說。

「有的話，知道我出的糧多少，又問我為什麼不加班！一不加班，拼命接剪毛線的粗活回家，要我做到半夜三更才罷休！」

「我一出糧全交給她，然後由她給我零用，有時問她拿幾塊錢，她打破砂鍋問到底，像施捨給乞丐一樣。真不明白，她為什麼那樣對待我！大家都是人，你二姨人夠兇，給多少是多少，你外婆從不敢問她多要！」

爸接口說：「四叔婆已經不易相處，聽我說要結婚，難得肯坐下來，和未來姻親見面，約好了在酒樓見面，談談禮金和過大禮的事。你外婆說好了卻不來，害我們等了半天！四叔婆當然很不高興，但也只是嘮叨幾句，

以為你外婆沒空，好了，再約見面，也在同一間酒樓。你外婆一到，就大吵大鬧！說什麼我搶了她的女兒，沒有十萬八萬做禮金，不擺三十桌喜酒絕對不行……」爸說著臉上發紅，又喝了一大口米酒。

「你四叔婆當然明白眼前是個什麼人。她倒算冷靜，沒有和你外婆吵，只說談不攏就算，但當時也禁不住黑了臉。你想想，當時的情形有多難堪？你外婆吵了個翻天，什麼都不用談了！」

「那次真多得你四叔婆，她說她會掏錢給我辦婚禮。我吊兒郎當，沒有多少積蓄，要結婚是不夠的。」

「男家女家，各自辦喜酒了！」爸嘆了口長氣，說。

我再看爸媽的結婚相，不細看真的不會留意到是兩場喜酒，一場相片較多，也較熱鬧。爸那時身材瘦削，穿著合身西裝，媽穿著中式裙褂，站在酒樓禮堂「囍」字前面拍照，兩人一起合照，也和親人朋友拍，少不了金姑娘和一對兒女。一行年輕女子，穿直裙子挽手袋，打扮得花枝招展……媽說伴郎是外公姪女的男朋友，伴娘就不認得是誰的女兒了。媽的好友阿娥穿了深色裙子，頭髮燙得微微的鬈，前額剪了短短的碎陰，端莊而得體，看上去成熟了幾歲……還有一排排的孩子，到囍宴的小朋友都很歡樂，拍照的時候卻站得畢直，雙手垂直放下，轉過頭去你追我逐玩個不停……爸一直站著，笑容愉快，媽站著時挽著爸的臂彎，手臂撂著一大簇鮮花，坐下來時輕輕靠著爸……媽的朋友其實不少，除了親愛的鄰居工友，劉瑞芬和阿娥也和二姨一起拍照，也有年幼的三四五和七姨，約略看得出長大之後的模樣……爸和媽也有合登交杯，爸笑得燦爛，露出一排潔白牙齒……不知誰在酒樓門口也拍了照，一大片橫幅掛得兩層樓高——「囍，伍潘聯婚」——那酒樓的格局，看上去像九龍城區唐樓下的，但住九龍城的是四叔婆，究竟是男家還是女家呢？

幾張黑白大照片，一張直立的，禮堂幾個大字——「敬迓嘉賓，囍，伍潘聯婚宴客」——爸頭髮梳得晶亮，醒目的眉毛，清秀的臉孔。媽仍是一套裙褂，頭髮梳得微微隆起，身後禮堂擺放的鮮花伸展開來，好像替媽的頭髮加長了少許，煞是好看……媽前額的秀髮斜斜梳向耳際，臂彎繞著一大束鮮花。前面坐著國字口臉的四叔婆，一身唐裝女服，頭髮一貫往腦後梳，雙手緊緊放在雙腿上，略略有些緊張，國字口面上的笑容也太拘束……爸胸前的襟花是新郎，媽的那朵是新娘，四叔婆的是主婚人……

爸媽的婚嫁相在西式影樓拍，全是彩色相片，爸穿著啡色西裝，與婚宴的那套一樣，不過黑白照片看不出來。媽披著一襲白色婚紗，也披著白色頭紗，西式拱門、挽手、扶臂、大盞水晶燈、油畫蠟燭燈、白色花球佈景……媽的獨照看上去很有氣質，上了妝的臉粉白，眉毛挑得細長，白色婚紗下閃出銀亮的鞋子。最後一張爸媽兩手輕握，爸頭髮梳理整齊，臉上洋溢幸福笑容，媽的笑容也非常柔和……

唯一放大沖曬的，是爸媽坐在西式沙發拍的一張。粉白牆壁，桃紅色沙發，白色油畫框雪山樹木裝飾畫，金屬蠟燭台黃色蠟燭，藍色橢圓形直窗三盞下垂的白色圓形吊燈。爸穿啡色西裝，胸前紅色新郎襟花，坐在沙發邊扶手，媽坐在沙發上，戴白色頭紗，手裡有花球裝飾，只及爸肩膀高，輕輕的倚著，像是從此交托一生幸福……

另外兩張，一張仍是剛才的禮堂，擺放著的鮮花在囍字前錯落有致的伸展出來。爸媽身旁的是男女儂相，男的當然是鄺華，女的不認識，還有男家的一眾親戚，四叔婆、三伯、大伯娘、三伯娘，男的西裝畢挺，女的端莊秀麗，還有幾個男家親戚。三伯兒子超哥已是少年，站在後排，前面坐著一排好奇的孩子，我只認得中間的三伯兒子輝哥，大伯的兩個兒子卻不在……另一張，禮堂的幾個大字是「敬迓嘉賓囍，梁府于歸」——爸仍是西裝笑得燦爛，媽仍是裙褂臉上笑容溫婉，旁邊兩個年輕男女儂相。梁姓外公一向沒甚表情，身旁的外婆穿套裝裙，看上去銀光閃閃，兩人的襟花是主婚人，華舅父像三伯兒子超哥，也已是少年模樣，站在後排一邊，二姨萍盛裝打扮站在媽旁邊，後排還有日後在華舅父等親戚的婚宴上常見的成哥，樣子與前排坐著的一個小孩很相像，兩人好像兄弟，凡拍照就會見到他們的，日後也常上外婆的家……外公旁邊一個與他樣子相近的叔叔，然後是一對黑衫黑褲的夫婦，雖然笑著，還是一臉刻薄相，那嘴臉真是難看，是在外婆耳邊說爸媽壞話的二叔公二叔婆……旁邊的七姨玲還小，胖胖的小圓臉很是可愛，好像有些害羞畏怯，是不是被心腸惡毒的夫婦嚇壞？三姨貞已是少女，笑著但沒望鏡頭，五姨笑在前排蹲著，仍未成形，略見長大後的樣子，旁邊是小祥舅父，頭髮像大人般上了蠟，笑起來怪怪的，露出不整齊的牙齒……

另一邊廂也是另一場囍宴，場面較小，看來是和相熟親友吃頓飯謝禮，四叔婆和爸笑容滿面，向一眾親友祝酒。爸也是穿著西服，伴郎鄺華和伴娘也在主家席，卻不見媽，也有幾個小朋友……女家的人全部不見，大部分應該都是四叔婆的親戚和爸的朋友，看那種替新郎擋酒的起哄就知道了。爸看來非常興奮，非常快樂……

「就是這樣，」爸說：「一場婚宴，你外婆弄了一場大龍鳳出來。」說著又長長嘆了口氣。



(八)

青山道七層唐樓

青山道，五歲前住的地方。

怎麼說呢？充滿回憶，溫暖、單純、歡樂，非常懷念。

一道狹窄的樓梯，通往所住的七樓。舊式唐樓，連天台共八層，我們住在七樓，感覺像頂層。爸媽常說，每逢夏天，日頭直曬天台，熱力穿透天花板，房間就非常悶熱了。

我記得自己常常流汗，還以為是喜歡玩，在小小房間裡跳來跳去。

房間在單位一角，進門直走轉左，靠近廚房洗手間，只有百多來呎大小，住了一家四口。

我以為爸結婚才找地方住，但原來不是。

爸自己說的，一個人住在小房間多年，可能只和包租婆打招呼。

我問爸住了多少年。

爸說記不得了。五年？十年？廿年？

爸說大約十年。

我說，你和包租婆豈不是相識了很久？爸說是的，但說和她沒兩句話。他大清早起床駕的士，下午放工後，有時和朋友看場電影，吃飯喝上兩杯酒，晚上才回到單位，很少見到包租婆。

爸很是興奮，臉色通紅，像多喝了拔蘭地。

爸真的斟了兩杯，拉拉我的衣袖，說：「你有所不知！本來我沒打算結婚！以為單身寡佬一個人，住在那間梗房算了！哈哈！」

說著笑得嘻開了口。

我看了媽一眼，媽倒沒什麼反應，只說：「你爸很早就來香港了！」

我看看爸。

爸好一會才緩緩的說：「你不會相信，我十三歲來香港謀生了！」說著長長嘆息一聲。

「申報年紀長三歲，你說的。」媽說。

「沒辦法，要找工作。」

「鄉下叔父教他的。」媽說。

「我年紀真還小。」爸搖搖頭說。

「你爸的身份證的姓和你不同的。」媽說。

「什麼？」我倒嚇一跳：「我和爸不同姓？」

「你自己說吧。」媽推了推爸說。

「我的姓英文是 WU，你們的是 NG。」

「為什麼呢？」

「都怪港英政府入境處的人，問我英文名怎麼串法，我怎知道？那時旁邊有一個人，不知道是不是入境處的，人人都叫他『師爺』。他說我的姓，國語拼音是 WU，而我來自中國大陸，就用 WU 吧。我什麼都不懂，於是聽了他。」

「但名字的拼法是粵語。」

「不就是了，」爸一臉無奈說：「他不知怎麼搞的。」

「去民政署宣個誓，改它一改很容易，你偏不聽！」媽埋怨說。

「很麻煩……」爸一臉不願。

「走上斜路巴士站，民政署不就在旁邊？你晨運不也是從巴士站另一邊小山路走上去？那有多麻煩呢？你真是的，多走一步都不肯！」

「又要約期……」

「進去約期就可以。」

「你那時還是一個少年，」我問爸：「為什麼離開老家前來香港？有人陪著你嗎？」

「你四叔婆，」爸說：「你祖母吩咐四叔婆照顧我，又把我過繼給她做乾兒子，有天叫佣人替我收拾行裝，打發我到香港來。」

「祖母……」

「我不知道，我沒有問，」爸搖搖頭，說：「我只知道阿娘……那時我們稱呼母親『阿娘』，她要我到香港謀生，也許阿娘……阿娘覺得我已經長大，不再是小少爺了，不能再依賴老家，誰知一住就是幾十年。」說著乾笑了幾聲。

「為什麼是四叔婆帶你呢？」

「她是我們家族一個叔父的老婆，丈夫過身後，我們家聘了個婢女給她，她也和你祖母談得來。她無兒無女，也不打算再嫁，你祖母就像托孤那樣，把我交了給她。」

「所以，」爸伸出膚色黝黑的手，說：「我很早就出來社會打工捱世界了！」

「你不想捱？你想嘆世界不用做？」媽笑爸。

「我不是捱了幾十年？」爸瞪著雙眼說：「我嘆什麼世界？現在才稍稍慢下來，不用捱更抵夜那麼辛苦！」

「你爸小時候可是個少爺，」媽笑著對我說：「飯來張口，茶來伸手，有工人服侍，自己不用動手的。」

「是的，」爸呵呵笑著，說：「放了學，丟下書包跑去和村裡的同伴去玩，在幾間大屋之間玩捉迷藏，在草叢裡捉蟋蟀蚱蜢昆蟲，有時把衣服脫掉，一起跳到河裡游泳，游啊，游啊，又捉蝌蚪，捉魚兒，鄉下的河水清澈得見底……」

「不用做功課？」

「我念卜卜齋，課堂上做功課，後來上過幾年小學。」

「你爸又說，他每天玩完了，一回到家，工人就會奉上點心糕點，又會泡茶給他喝，衣服鞋襪丟了一地也有人收拾。」媽斜睨爸一眼，問我：「你說他是不是小小少爺？」

爸的嘴角現出一絲笑意。

(九)

少年爸爸來港謀生

我看著相簿，幾個戴著小帽子的孩童。黑白相片，也看出一身樸拙的衣服，眼睛定定的望著鏡頭，傻頭傻腦的模樣。

我問爸：「這幾個小孩，哪個是你？」

誰知爸看了一眼，說：「認不出，我不知道誰是誰。」

「你和你的同伴？中間戴頂軟帽的那個有點像你。」

爸搖頭說：「真沒印象。」

「你有一哥一姐？」

「相片中都是男孩子。」

媽說：「大伯是大哥，姑媽是二姐，你爸排行最小。」

我想，爸是幼子，應該是祖母最疼愛的，真難以明白，為何爸還是個弱小少年時，竟會忍心把他送走。

我看看爸。爸好像在想什麼。

「你來香港時，打完了仗沒有？」我等了一會問。

「打完了。」

「你說……」

「你不知道嗎？和平之後，不久就是內戰。」爸瞪我一眼。

「啊是，」我拍拍頭：「只是想著二戰……」

「我來香港的那年，沒有大事發生。」

「不用逃難。」

「你們這一代，多幸福，沒有經歷過戰亂！」爸直視著我，說：「你不知道，日本鬼子殺將到來，鄉下人大大逃難，白麵團也沒有兩個，只有吃樹皮抵餓！」

「抗日戰爭，死傷無數，太多悲慘的故事。」

「我可是親身經歷，日本軍人非常殘暴，姦淫擄掠，無所不為。我們鄉下不知死了多少人！」

「都捱過了。」

「捱過……」爸嘆一口氣，又望著我，說：「在香港還不是一樣要捱，一捱就是幾十年！」

「你來香港，年紀這麼小，當時幹哪一行？當學徒？」我問爸。

「我先和四叔婆同住，經介紹到一個遠房親戚開的藥房打工，就如你說的，當個學徒。藥房前舖後居，我睡一張帆布床，朝筦晚拆。」

「有什麼學？」

「一開始其實是打雜，刷碗、刷鍋、拖地、擦桌子，做了一段時間，才教你洗藥、分藥、切藥，然後是藥材名稱、斤兩的計算、貨色的上中下等、價值、藥效……那裡有個中醫，我替他抓藥，向他請教，所以中藥我也略懂一二！」

「你做了多久？」

「記不起了，好像有那麼幾年。老闆很好，沒有刻薄待我，我賺得幾個錢維生，算是不錯的了。」

「為什麼不做下去呢？」

「當時年輕……多少想見識這個社會，於是辭了工轉行。」

「你做什麼？」

「很多……」爸數數手指，說：「工廠、五金、賣票、駕車……」

「你爸在九龍巴士賣票。」媽說。

「那時人手售票，」爸伸出手不住比劃，說：「巴士有兩三個售票員，分別負責上下層，後來減到一個。下層有固定的售票位置，乘客買了票才能乘車，不像以前，乘客趁售票員兼顧不了，沒有買票乘一兩個站溜下車，那時一張車票幾毫子，哈哈！以前一輛巴士上有司機，售票員和拉閘員，幾個人一起當值！」

「你做了很久嗎？」

「長工之中，九龍巴士這份工做了最久，至少八至九年。」

「不做下去？」

「後來……社會不穩定，九巴大量裁員。我也想工作自由些，領了一筆賠償，考了牌駕的士。」

「我認識你爸的時候。」媽說。

「然後一直是的士司機了。」我說。

「分別是有時駕早更的士，有時夜更。」爸說。

「拍拖之後呢？」

「早更的話，下午找她看場電影，駕夜更可找她吃宵夜，有時看看午夜場嘛！」

「是呀！我工廠加班收工，他來找我吃魚蛋粉麵！我問他那輛的士呢？他說找了個位置停好，吃完了他送我回家。」媽說。

「收了工回青山道。」爸說。

「我偶然也到他家坐坐。我也看見包租婆，但她不常在那邊單位。」

「這才逃過一劫，」爸敲敲大腿，說：「你媽不到兩三天，就會跑上來大吵大鬧！若是碰上包租婆，她見你媽到她的地頭來生事，你說，還不會發生大混戰？」

「你不記得了？我們結了婚，沒有告訴她住的地方。她原來偷偷跟蹤我，也跟蹤我和你外出，她知道我們住在青山道那幢唐樓，但不知道是哪一層……有天下著大雨，我伸手出窗子外收衣服，她不一會跑上七樓大吵一頓！鄰居也給她嚇怕，那個姓陳的女人和潮州佬，更因為你外母而看我們不起！」

「外婆真的那麼瘋？」我駭然。

「問問你媽。」

媽不等我問，說：「你外婆有什麼幹不出來？！」

「她走上來，那是唐樓，走起來比較吃力，上到六樓，我們把她截住。她大叫著叫我把女兒還給她，她說死也不准女兒跟我拍拖！她還攀上氣窗，說她不要命了，要從那裡跳下去！我和你媽拼命拉住她，她又掙扎又大叫的，路過的人還以為我們做了什麼，害得她要生又要死！」

「你第一天認識她嗎？」媽苦笑說。

「我出世之後呢？」我問。

「倒沒有了，」媽說：「她像變了另一個人，又熬粥又熬湯的，又給你帶嬰兒衣物來。」

我想想，倒覺得很好笑。

(十)

重回七層唐樓舊居

那幢唐樓一直予人感覺殘舊，五六十年代至今，即使曾經翻新過，已經蒙上不知多少層灰，變成渾濁黯啞的泥黃，油漆剝落的外牆上，每層都有密密麻麻數不清的窗戶，沒有安裝一部冷氣，少數住戶安裝了鋁窗。外牆看上去像七道橫向的火車鐵軌。從遠處望過去的話，可見到天台搭建了小屋，也有四出分叉的電視天線。樓宇位於街道轉角位置，一面向著馬路，一面向著橫街。我們住的單位靠近外牆相連位置，七樓對面也是一幢唐樓，窗外望見馬路和轉右的橫街，那裡矗立著一間戲院。

樓梯髒而且舊，一踏進去，空間驟然變窄變暗。走上一道樓梯，轉彎再走上一道級數少些的，才算走上了一層，樓梯兩邊各有一個單位。二樓不是住宅，小時候沒多留意是什麼，中學時媽帶我們來剪髮，才知道有間雅麗理髮廳，外牆也掛著招牌，多年來沒有變過，後來改了新仙娜髮廊、飛龍髮廊、新名髮軒髮廊……一層一層走上去，一陣陣發霉的氣味撲鼻而來，梯角一袋袋垃圾，半折半爛的竹掃帚，污黑有裂痕的垃圾鏟，也有動物排泄物的氣味……我掩住鼻子，望望小小氣窗外面，鐵皮簷篷上佈滿垃圾，一片不忍卒睹的景象。我抬起頭往上走，一層然後又一層，又好奇看看單位門牌：152 號五 B/ 六 A/，鐵閘門上貼上倒轉的福字……不少單位的鐵閘上面掛了八卦鏡，或在門前擺放了地主牌，小小香爐插了幾炷香……

踏上七樓，站在門前。

鐵閘關上，大門緊閉，聽不到半點聲音，看不到任何動靜。

猶豫一刻，敲不敲門？我縮回手，望向左邊的樓梯，走上去就是昔日的天台，牆身塗上幾個紅漆大字——「嚴禁進入，內有惡犬」。天台彷彿有一兩間破小屋，不知是否流浪漢的棲身之所？豢養著幾隻大狗做看門犬，想嚇怕進來看個究竟的人？抑或真是個惡形惡相的大漢，誰踏進來即揮刀亂砍？還是一切只是空城計？

我不敢亂來，怕真有惡犬飛撲而出，將自己咬至遍體鱗傷。踏上兩級的腳慢慢縮回來，退到單位門前。

過一段日子回來，同樣狹窄的樓梯，同樣陰暗的樓層，電箱的電線糾纏不清，從小小氣窗望見電線、鐵桿、晾衣架、鐵鏽冷氣機……交疊重疊，殘缺不全，構成一幅唐樓的暗角風景。七樓單位大門打開了，我手心冒汗，探頭往裡面一看，進門處仍是昔日的走廊，右邊一幅大石牆，盡頭轉右才到另一邊大廳，左邊過了走廊擺了傢俱，但走廊看上去比以前短，盡頭是包租婆夫婦的房間。房門全打開了，房間窗戶的光線直透進來，單位看來明亮得多，不像以前那樣幽暗。房間對出橫放著一張長椅，一個頭髮短而白的老伯坐著，不知和誰談得正高興……他是不是以前的包租公？算起來差不多八十多吧？不知包租婆在不在呢？子女都搬走了嗎？

我不敢肯定，怕錯認人，誤以為是白撞。即使真是包租公，多年過去，應該早已忘記了吧。若是記得，以夫婦兩人的德性，難保會有什麼難聽的話，還是不要節外生枝了。

牆上那幾個怵目驚心的大字，我不禁卻步。我伸長脖子往上望，視線為樓梯盡頭的矮牆所阻，看不到任何人或物。我壯起膽子，握緊扶手，一步一步走上去，差不多到頂層樓台時，再停步俯身往前看看，沒有察覺任何異樣，於是放心站定了，慢慢穿過出口，伸出了腳踏進天台。

天台入口右邊，有兩個石屎間隔出來的空間，鐵罐、膠凳、碎紙凌亂散落一地，不見任何煮食器具、床舖、衣服、鞋襪……也不見有任何人住的痕跡，倒像是裝修未完成的廢置模樣。我再往前走幾步，已是石屎欄位，原來空間並不大，就這麼一個角落，已經是整個天台的範圍，但從樓下望上來，好像還有另一邊？

往下望見整條青山道，車子川流不息的往前駛，對角是橫街久已關閉的戲院。

媽有時會對我說：「說到戲院，要怪你爸！你出世後，帶著你去看電影。你爸是李小龍影迷，一開場就看得入神。你可不同了，戲院一關燈，你怕黑，立即呱的一聲大叫，吵著其他人看電影。你爸完全不理，我帶你出戲院。一場電影，從頭到尾沒有看過！」

我笑問爸：「真是這樣？」

爸哈哈的笑：「理得那麼多！看電影嘛！」

媽指著爸說：「你只顧著自己！我帶著他四處走，散場前還要進戲院找你！」

「我不是怕黑嗎？」我問。

「那時你又不哭了，而且嘴裡吃著糖！」

不知是不是對面的戲院呢？

我看過相簿。我還是一兩歲時，坐在天台欄位上，媽用手環繞著我，我懂得望著鏡頭笑，爸替我們拍了張照片，另一張我站在天台地上，望著手裡拿著的玩具。媽好像在我耳畔輕輕說話，我一邊聽一邊看著玩具，也像在說些孩提話，嘴角帶著童稚的笑。

是多久以前的事？

感覺年代遙遠，也是遙遠的夢，歷經人間滄桑，尋回人生的根。

我佇立良久。

我曾經是個小孩子，媽抱著我在天台拍照……

我環視四周景物，深深呼出一口氣。

又好奇想，白鴿會飛來天台嗎？外婆在這裡撿白鴿糞，再炒給媽吃？

想著想著，慢慢步出天台，回到單位門前。

我望了一會，老伯喝茶談天，沒有看見我。

是這裡嗎？是我曾經住過的單位嗎？

我再停留一刻，慢慢轉身離開，沿著樓梯往下走，樓下有單位打開了門，鐵閘後幾個小單位，各自有獨立的門。門口光線充足，裡面不時傳來人聲。有些晾了半舊內衣和牛仔褲，有些似永遠重門深鎖，聽不到半點聲音。深褐色的鐵閘大門裡面住了什麼人呢？我不會知道，我只知道，那將是一個又一個的故事。

站在街角，抬頭望著對面這幢唐樓，七樓的一個小房間。我們一家四口，侷促地住了幾年，留下回憶的片段……是喜？是悲？

小小窗戶打開，沒有安裝冷氣，明知不會看到什麼，我還是盯著玻璃窗看，好像想穿過去看到裡面的人。

初中時媽帶我和妹回來剪髮，高中好像還有一兩次，然後一起逛青山道。有時我獨個兒出來，走上理髮廳剪髮。臨走前過馬路到對街，站在我現在的位置，呆望著七樓的單位，心想：呵！我在這裡住過，在這裡生活過！

理髮廳的樓底很低，燈光幽暗，是一個長方形單位的舖，好像有十幾個剪髮座位，印象中剪髮的椅子寬敞舒服，剪髮時用作燙頭髮的大頭罩推在一邊，大鏡子上有亮著的大光管，但環境仍是頗為昏暗，角落裡有幾個洗髮時的臥位。有次拿起剪髮座椅上的報紙，看副刊小說，故事題目是「剃刀邊緣」，看得我萬分緊張，不時偷看理髮師，怕他真會用剃刀割斷我的脖子……想起也覺得好笑。我和妹只是單剪，剪完了就走，從沒想過到七樓看看。



(十一)

唐樓各式租客 · 陪我玩的姐姐

轉了工作，平日放假，偶然站在街角，抬頭仰望七樓。

我跟媽說了。

媽啐了一聲：「回去幹嗎？」

我只得說：「游完了泳，逛街時路過看看。」

樓梯出口處旁邊有個報紙檔，一個男人忙著包起報紙雜誌，幾份暢銷的日報摺疊起來放著，像所有攤販一樣。媽說：「那個男報販是不是染了一頭金髮？」「是呀，手臂很粗。」「他老婆呢？」「不見。」「他年紀大嗎？」「頭髮又金又白，但不算老。」「那不是他，以前我放工，乘巴士到順寧道買東西，經過時會看到他們兩公婆，攤檔已經轉了手！」

爸笑說：「有件事你不記得了！每天接你放學，差不多到家，經過報紙檔，你都要我買一輛玩具車才肯回家！」

我一滴汗，「是嗎？那豈不是很多？」

「你忘了嗎？我們搬進來時，不是帶了一箱箱玩具車？」

我想起來：「呵，是的。」

「你哪種車都喜歡，都嚷著要買，私家車、消防車、警車、房車、單雙層巴士……你也喜歡飛機和輪船，但主要是車、車、車！」

「那一箱箱的車，鄰家哥哥姐姐進來玩。」

「你爸才這樣捨得花錢，幾乎每天一輛新車！後來你少要你爸買了，但也一星期買一輛！」媽笑罵說。

爸笑得一臉燦爛，說：「不計買玩具，他算是容易滿足，到士多買瓶維他奶給他，他已經不知多開心！」

媽說：「你收工接他放學，平日是我，有次帶他到街市買菜，他上七樓時鬧別扭，竟然哭著要我抱！我說你別哭鬧，我不會抱你的，樓梯自己一步一步走！他一邊哭一邊跟著我走，最後還不是走上了七樓？」

我兩滴汗，「是嗎？真有這樣的事？」

媽沒好氣說：「怎麼沒有？我手裡提著一籃子菜，已經很重得要命，哪裡有力氣抱你？即使沒拿東西，我也不會抱。那時你至少兩三歲，懂得走也懂得跑，不再是BB了，還鬧著要我抱？」

爸只是笑：「他沒有嚷著要我抱。」

我只有陪笑。

唐樓附近的店舖多是老式，似乎幾十年來都屹立於此：忠和錶飾金行，鐘錶首飾色澤暗啞，款式老套；華記時鐘，家用鐘，手錶，適合穿國產襯衫的中年漢；中西服裝，款式更舊；掛滿錶帶的陳舊玻璃櫃，換電池，精工修理；廣和大押，屏風後不見一個人；宇宙大藥房；多喜酒樓……媽說我還是手抱嬰孩，手腕戴著綠色玉鐲，胖胖的小手敲敲碰碰，終於撞在桌上碎了，聽著也覺得可惜……媽又說，爸那時駕夜更的士，一醒來已近中午，立即抱著我到酒樓喝茶。酒樓有個推車賣點心的嬸嬸，她很喜歡逗我玩，說起來還真有些印象。有次爸帶我到酒樓喝茶，還有他的朋友，好像是一個姨姨。我已經幾歲，心中有個問號，她是誰呢？為什麼和爸談得這麼高興？酒樓在唐樓旁邊大廈的二或三樓，我還記得我坐的位置望窗，看得見下面的馬路，現在望上去只有幾扇窗……

出生後住的第一個地方，什麼時候有第一個記憶，已經無法說得上來了。爸媽絮絮不止的說，我聽著努力回憶，腦海中模模糊糊的印象，似乎漸漸的喚了起來，但那是真實的記憶，而不是憑空想像出來。人說三歲之前沒有記憶，至少在我來說真是。若問三歲之前做過什麼，我還真的答不上來。

青山道七樓有許多房間，分租給多個租戶，每個人進門之後都經過走廊，盡頭轉左是我們的房間；大門直走是包租婆夫婦的房間，即我們的鄰房；隔鄰右邊是一個女人，有兩個女兒的；對面是和媽熟稔的兆太，後來生了一女一子。走廊一轉右就是他們的房間，只有一扇向著樓梯的氣窗；大廳右邊有好幾個房間，我想我從來沒看清楚，也不知道住了些什麼人。媽說，一個房間住了一個潮州漢；另一個較大的房間，由一個上海人和一個年輕人合租，上海人聽說很兇，年輕人從不說話的。

包租婆夫婦姓鍾，有兩個兒子，一個女兒。大兒子叫鍾嘉昆，當時大約十四五歲，我很少見到他，印象中頭髮非常烏黑，架副大大的四方眼鏡，常穿襯衫長褲，聲線低沉，真像個大人了。他總是出門去的，深深的眼睛

會看我一眼，聽說他長大後當警察，好像還升了警長。二兒子是鍾嘉文，一個胖胖的小男孩，走起路來一隻腳踏前，一邊身體隨著傾斜向前，像隻胖嘟嘟的小企鵝，當時念小學三四年級。媽說他很可愛，常常笑著叫「伍嬌」，但記性奇差，常常忘記帶書包、文具、功課、鑰匙……每次踏出大門，不消一會，滿頭大汗的跑回來，大力用手拍著鐵閘，不停的喊著：「伍嬌！開門！開門呀！快開門呀！我忘記帶東西呀！」媽說起仍忍不住笑：「我總是給他笑得肚子痛，問他，你又忘記帶東西了？他嘻嘻哈哈的笑著，一邊衝進來拿他的東西，一邊叫著謝謝伍嬌！謝謝伍嬌！我真的上學去啦！」我也記得這個胖小子，但沒見過他拍門叫人。

小女兒叫鍾思韻，比我大不了幾歲，我兩歲的話，她不過五歲，但也算是個姐姐，與我這個小男孩最親近。

爸說：「你自己不知道，你經常欺負她的呀！」

「我？我欺負她？」

「她很喜歡你，常常過來逗你玩，看著你會笑個不停。你玩呀玩，有時會咬她的手臂。她哭著跟我說，伍嬌，BB 咬我呀！說著伸出手臂給我看，一個個又深又紅的牙齒印！」媽說。

我搔搔頭：「真的？我有嗎？」

「有呀！你不知咬過她多少次，還是嬰孩時沒有牙，嘴巴親她的手臂，到長牙了，玩起來太著緊，咬了她也不知道。她一邊大叫，你還覺得很好玩，咭咭咭咭的笑！後來她跟我說，咬人要受罰的，她輕輕拍你手心，你就不咬她了。」

「她跟父母哭訴？」

「不用哭訴也知道。」

「包租婆有沒有罵人？」

「她跟我說，伍嬌，你兒子又咬我女兒啦，但只是說說吧了。大人明白小孩子玩玩，何況你還不懂事，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況且也不是真的咬傷，一陣子就沒事了啦。」

我記得鍾思韻很活潑，一直蹦蹦跳跳，沒一刻停得下來，似乎是常在大廳跳繩。我不懂跳，看著她跳。她的頭髮不算短，差不多到肩頭，跳動時頭髮散亂地揚起，短小汗衫小小短褲，笑看著我，又問我玩不玩。我們

也在大廳追逐，又不停跑來跑去。她總是把我捉住，我卻追不上她。每次這樣，她就非常開心，好像她欺負了我似的。

進廊的盡頭是大廳，空間比較寬敞，貼牆擺放了大組合櫃，上面有一台電視機。那時開始播映電視劇集，每集播完會預告下集劇情。她跟我說，她不喜歡劇集預告，因為第二天劇情又不同了。我其實不知她說的對不對，姐姐說不喜歡，我也跟著說不喜歡……那是一台黑白電視機，她可能看了電視劇集，知道世界上有可怕的鬼怪，會用手把眼皮拉下，用手拉開嘴巴，伸出舌頭來嚇唬我。我嚇得瞪大了眼睛……

我覺得她把我當作弟弟，所以常常和我玩，即使我欺負她，她也只當是弟弟和姊姊鬧著玩。

我想，一直住在那裡多好，有個姐姐凡事照顧我。她會拖著我的手帶我上學去，耐心教我做功課，買很多零食給我吃，又帶我到處去玩……

媽也很喜歡鍾思韻。

媽說：「我一抱你上天台，他們三兄妹就跟著我來，一起在天台乘涼，不知多舒服，又可以和你玩。」

我不記得兩個大哥哥和我玩。

但媽對包租婆夫婦沒有好感。

「她不准我們亮燈，大廳昏暗得看不見手指。我們開燈，一支光管，兩電燈泡，她一回來立即關掉！」

「她老公也一樣，一回來第一時間關燈。夫婦倆誰先回來誰關，真是非常合拍非常有默契！那個男人，跟他老婆一樣小家子氣！」

「你出世之後，我們用很多的水，洗澡、洗衣服、洗尿布……她一看見就大叫大嚷，說我們一家三口，用了那麼多水！我不去理睬她，水喉有多大開多大，她也拿我沒辦法！」

「租金包不包？」我問。

「水費和電費是算人頭的！她就是看不開！她怕我們拉高了水費，她自己變相要多付了！你知不知道，她將洗衣服用剩的水倒在浴缸。我們房間斜對面是洗手間，經常聞到一陣陣污水的臭味。我不理她，要用洗手間，就將那缸水全數放掉！她知道是誰幹的，但她也要上班，沒有親眼看見，不能給我找麻煩！」

「那個上海佬，駕巴士的，人很兇。他下午放工，時間還早，一用洗手間，至少一個鐘頭，那時包租婆還沒回來。他回到房間，關上門不出來。包租婆也見過他，但沒有說過他半句，嘿，分明是欺善怕惡！」

我記得大廳一向昏暗，不大有生氣，原來是包租婆作怪，除非她和其他有窗的租戶打開房門，讓陽光照進來。

「這個包租婆，三個孩子做功課，也不准開燈！他們要跑上天台！」

「不是吧？要省電，也不至於那樣，光線不夠，會害得壞眼睛的！天台地方狹窄，桌椅自己搬上去，陽光又刺眼，要不天陰，下雨，風大，車輛噪音又大！包租婆也太刻薄了！」我說。

「鍾元兩公婆在天台搭建了簡陋的小屋，」媽說：「他們三兄妹上去做功課，有時上去鬧著玩。玩不了多久，鍾思韻哭著直跑下來，大哭著跟她的爸說，兩個哥哥打她的頭，氣得鍾元大罵他們一頓，沒多久三兄妹和好如初，又是玩又是鬧又哭又笑的。」

爸說：「十幾年前我在青山道逛街，忽然有人叫住我，原來是包租婆。她問我有沒有阿文的相片，想看看他長大後的樣子。我說沒有，她問我的近況，我只說一切安好，跟她胡扯幾句就走了。」

「這種人有什麼好談的？」媽說。

「偶然碰到，說幾句而已，我也不想跟她多談。」

「想起那些刻薄事，還是氣在心頭！」媽恨恨的說。

「他們為人也很寒酸，你記得嗎？我們結婚，請他們喝喜酒。兩夫婦做禮金不過兩百塊，但一家大小全部到齊！非要吃得回本才心滿意足！」爸說。

「有什麼好事做得出來。」

「他們夫婦一直住在七樓？」我問。

「不是，他們住在港島男家的家，一個月回來收租一次。」

「那房間呢？」

「空著。」

「但我天天見到他們。」

「子女大了才搬回去。」

我們一家四口，住在小小房間裡，倒也不覺狹窄。靠裡面的牆放了一張碌架床，佔了房間幾乎一半，上層放了箱子、衣服、雜物，近門口的牆掛了衣服，也有爸的幾件外套。下層是睡覺的地方，也會當椅子坐。我出世後，睡嬰兒床，妹出世後，媽和我睡下格床，爸去上格床睡。窗戶直而長，我坐著站著都望得見街道，通常定定的望著那間戲院。打開房門，踏進兩步，即床的對面，好像放了一張小桌，媽會坐在那裡，低著頭不知在做什麼。我以為媽是在踏縫紉機，但媽說，她接些成衣回來挑線頭。媽總是在下午坐在小桌前，有時是在深夜裡。有一次，我夜半醒了過來，見媽在小桌前低著頭幹活，桌上小小白色電燈亮著。我走到窗前，扶著窗框望向窗外……

媽說：「你出世後，我整天照顧著你，沒有到工廠打工，到青山道中建附近接公仔衫釘鈕門，晚上等你睡了，一件件用針線慢慢的做。」

房間悶熱，一把小小風扇長期開著。

我們也有一台黑白電視機。天線在荔枝角道的永明天線行買，舖面全是鋼叉一樣的天線或接收器，黃色招牌上幾個紅色大字。爸說他會看新聞報道，媽說忙著照顧我們，沒有空看電視劇集，又說我最喜歡看《鹹蛋超人》卡通片，雙眼定定的瞪著電視，人動也不動，又會模仿超人打怪獸的動作。

小路寶機械人是我的至愛，身軀紅噏噏胖嘟嘟，又盡力幫助有需要的人，雖然笑料百出，但非常可愛。我記得有一幕，小路寶幫了女主角解決了難題，女主角親了小路寶的臉一下。小路寶本來紅的臉更紅了，連說：「我暈啦我暈啦我暈啦！」然後真的暈了過去，那集故事就完了。我看得很不明白，為什麼女孩子親了小路寶，小路寶會暈過去的呢？是不是小路寶機械人的弱點？是不是小路寶做錯了事呢？是不是懲罰小路寶呢？我問鍾思韻姐姐知不知道？她掩著嘴不停的笑，伸出一隻長長的手指著我……

(十二)

妹妹出世了，學著叫爸媽

妹的出世，我是很記得的。

四叔婆說妹快要出世，著爸到廣華醫院登記，但爸不大高興，說公立醫院限制太多，譬如探訪要限時段，自行在寶血醫院訂了床位，說對孕婦和嬰兒都好。

醫院就在前面兩個街口，從窗子望出去都看得見，一幢啡磚外牆的建築物，正門幾個「寶血醫院」的大字，然後是一道很長很長的樓梯。我非常記得這道樓梯，既長又深且遠，好像通往一處光明的所在。我在這道樓梯走上走落，穿得整整齊齊的，是不是在等妹妹出世呢？我只記得爸也在，也許四叔婆也在？我沒有進病房探分娩後的媽媽，也沒看見剛出生的妹妹，就只記得這個情景吧了。

媽說，妹一出世，立時哇哇大哭，吵得整個產房都起了哄，護士、醫院女工和同房產婦好奇地看著。我若看似是啞巴，妹就是個毫不客氣的，大聲告訴人她來到這個世界了。媽說妹出世比我順利，時間不長，也不怎麼疼痛，可能因為是第二胎。妹嬰孩吃奶時的模樣，她吃奶吃飯洗澡換尿布，我喜不喜歡和她玩……我全沒有印象。我比她大三歲，可能她還真小，我和鍾思韻更常一起玩。

我最記得，妹還不懂得說話，爸媽會教她說單字，「爸」、「媽」、「哥」、「姐」……小小房間裡，她在床上站著，嘴巴突然冒出一個字「爸」。我開心得直跳起來，連連叫她：「說呀！快些說呀！」爸媽也一臉驚喜，目不轉睛的看著她。她稚嫩的嘴巴動了動，又吐出一個單字：「爸／媽！」我焦急問：「妹說的是爸還是媽？」爸媽都說聽不清楚。我一再叫妹說，她可是說不出來了。

媽說妹比我容易照顧。我一兩歲時不肯吃魚肉，媽買了鯷魚片回來，挑出魚骨，混和碎肉熬粥才哄得我吃下去。

我問：「我真是那麼麻煩？」

「怎麼不是！這個不吃，那個也不吃，不知多辛苦才吃完一餐！你妹在這方面比你好多了，餵她吃她就吃！」媽又是搖頭又是點頭的。

媽說，她把我們放在膠盆裡，在洗手間替我們洗澡的，抱了一個又一個，可真辛苦得要了她的命。

「只是你嗎？我開工收工，早晚也替他們兩兄妹換尿布，我不辛苦？」
爸瞪了媽一眼說。

冬天寒冷。爸擔心小小的我們著涼，買了個暖爐，外面有鐵框罩著，裡面幾條粗粗發紅的發熱管，洗澡時放在浴室裡。媽說她很小心，不會把水濺進暖爐，以免觸電或漏電。晚上睡覺，加了棉被，開了暖爐，讓我們暖暖的睡個飽。

春天和暖，窗子打開，附近的唐樓擋住了風，房間裡總是悶悶的，何止悶出鳥來，還會悶出別樣的生物。有一天，爸在房間，我和妹也在，媽好像不在，不知是不是上了街市買菜。我在下床站著玩，順手拉拉爸掛著外套的前襟。一隻啡色有觸鬚的東西跳了出來，展翅飛到房間的角落，原來是一隻大蟑螂！我立即大叫告訴爸。爸和我想捉住牠，誰知把牠逼到牆角，牠來個絕地反擊，迎面向我們飛撲過來。我嘩的一聲，嚇得立即跳開，牠飛出窗外無影無蹤。

打開窗戶，也有一樣不好處。我有時很頑皮，會隨手把雜物拋到街上，包括爸的一隻手錶。爸不見了手錶，不一會猜到是我做的好事，但只是笑著罵我不要亂掉東西。小孩子，未必知道自己做什麼嘛。

(十三)

包租公夫婦與兆太

包租公叫鍾元，是個中年人，在家裡也穿襯衫長褲，也許是下班之後還沒換衣服？媽說，他是政府司機，接載官員出入，但經常私自提早放工。

「他？哼！早上他出門，不到兩個小時就回來！」

「這不是擅離職守？」

「那時沒有人管！政府不是九五時間嗎？他打的是什麼風流工？一早回來，用上班的時間買菜，照顧兒女，睡個午覺……」

「不是包租婆嗎？」

「她也上班，但她老公這麼早放工，即使下午回來也比她早。她很放心讓她老公全包的。」

「怎麼我很少見包租公。」

「才不是！」媽說：「你爸也會問他，這麼早回來了？他只是含含糊糊的說兩句！」

「竟然有那種工作！」

「他自己說的，有不能隨便回來的時候，可是沒有人要他接載，他在辦公室或車上睡午覺，一邊睡一邊等著，有時下午差不多放工，他乾脆自己先走了。」

包租公不大理會我們，不像包租婆，不時叉著腰在大廳巡視。他們夫婦的房間分開兩個，一進房門的是前廳，面積不大，只有幾個櫃子，兩張沙發和一張桌子。房間中間打橫安裝了落地綠色鐵門，上面有不透明厚玻璃，只留下中間的入口，裡面應該是睡房或其它。

我很少進去他們的房間，但在大廳玩時總會看到，而印象這麼深刻，是因為有一次，鍾思韻叫我進去玩。我記不起玩了什麼，只記得是觸摸了一些物件，也應該是鍾思韻叫我試試的。我覺得很好玩，鍾思韻和我都在笑的，怎知包租公回來，見我在房間，起初沒說什麼，但過了一會說，我

不應該玩這個那個，說我真的非常頑皮，說要給我一些懲戒。他拿了一個錘子來，在我的拇指和腳趾頭上輕敲了一下。我感到錘子的沉重，也感到少許疼痛。

鍾思韻是一直看著的，她很吃驚似的掩住了嘴，趕快把我拉出大廳，說不要玩那個什麼了。

我沒有哭，只是心裡不大明白，但小小心靈知道，包租公不是好人。人多不怕他，人少盡快跑開。

兆太夫婦和我們一家最談得來。兆太天生健談，個子不高，身型稍圓稍胖，說話時聲線粗粗的，雙眼睜得老大，愛穿一件淺色睡袍，頭上掛滿一個個捲髮圈，趿著一對拖鞋，「踢踏踢踏」的在大廳大踏步地走。夫婦住的房間黑漆漆的，只有一張床，一盞桌燈，兩個衣櫃，幾個小木櫃。兆先生是個中年人，上班時穿棕色襯衫西褲，架副深棕色眼鏡，完全是個白領模樣。他從不說話，也沒有和誰打招呼。

兆太可不同了，最愛和媽說日常瑣事，一張開嘴巴就說個不停，她老公啦她的家事啦買菜啦喝茶啦……媽一說起她，總是眉飛色舞，說：「她呀！她想到什麼就說，從不害怕別人知道她的事。她說怕什麼！怕別人謀財害命麼！她就不怕，有本事就過來搶！」

媽說，兆太一回來，那氣勢可真不得了。我也記得，她有時穿套裝裙子，原來她也是上班的，但好像是不定時的。她進房換了浴袍一樣的睡袍，把頭髮紮起，拿著衣服毛巾肥皂，像女將軍領兵一樣操進浴室，誰都不要攔阻她。媽說，包租婆也不敢惹她。

「是的，」我說：「她不把包租婆放在眼裡似的。」

「包租婆不喜歡她，也是不滿意她用水太多，」媽說：「她說她故意開得水長流一般。每天都洗頭洗澡沐浴，一個鐘頭也不出來，氣得包租婆半死！」

「包租婆不在的時候，她特別多話和我說。她說，她很憎厭包租婆！」

我想到兆太說這話時的樣子。

媽說，兆太很喜歡逗我玩，常常一把將我抱了過去，用厚厚的嘴唇熱情地將我親了又親，又把我抱到她老公面前給他看。

「她的嘴巴很紅。我的臉……」

「她上班才塗唇膏，在家沒有的呀！」

「你不是說過，她一下班回來見到我……」

「有嗎？」媽忍笑說：「那我就知道了！」

兆太是爸媽的好鄰居。我們搬到新地方後，她帶著孩子來探望我們，我們稍大時也到過她的新居。

兆太的房間對面是包租婆夫婦，包租婆夫婦隔鄰是三母女。房間非常狹窄，一張碌架床，幾個木櫃子。我很少過去，她們也很少打開門，只有一次，每個房間的人走出來，不知道在看什麼。我好奇看她們的房間。那兩個女孩叫我進去玩。我上了下格床，三個人輪流翻筋斗。起初只是側身，後來不知誰說的，蹲曲身體才是正確姿勢。我用頭頂著床鋪，往前一翻，成功滾了一圈，但動作太急，感覺頸好像一扭，很不舒服。

我很害怕，手摸著頸，好像沒事，但不敢再玩了。兩姊妹問我有沒有事，我強說沒有，但我的臉色可能已經變白。兩姊妹嚇得不敢再說，我也摸著頸走回房間。那時我們差不多要搬了，再沒有到她們的房間玩。

單位裡偏僻角落的潮州佬、上海人、年輕人……幾個房間成為一排，深啡色的門也絕少打開。我只在大廳見過潮州佬一次，上海人或年輕人直出門去，絕少在大廳停留多半刻。我和爸媽外出時，有單身漢會在房間裡望我們，但從來不會打招呼或說話。

(十四)

青山道，無盡的思憶回憶

如果一直在七樓住下去……

踏出樓梯，對面是關閉了的華聲戲院。中學時期，我很少看電影，但高中時英雄電影大行其道，幾個男同學買了戲票，熱切地叫我看一趟。放學後我們一起去了，原來就是這間戲院。我回到昔日的街道，起初居然沒有察覺，只是興高采烈談論劇情……現在除了戲院，還有百佳超市、龍寶酒樓、七喜粥麵小廚、英美桌球會……愛群餐廳一直都在，然後是寶血醫院、德貞幼稚園、德貞小學、德貞女子中學、懷舊的雪山餐廳、紅白色嘉頓麵包大廈……

唐樓地下往右走，是開業很久的宇宙大藥房，藥物以外生活用品都買得到的那種；翡翠家居，一色木製傢俱；寶墟餐廳，名字可真夠氣勢；美滿會，鵝局小菜，通宵服務，是以前的多喜酒樓？又是護老院；真鮮酒家，地下的入口可真熟悉，是媽常帶我和妹去喝茶的地方？我們三個坐一張桌子喝茶，一個男人也坐下來喝茶，大家彼此不認識，酒樓侍應以為是我們的爸，全程和媽在鬧彆扭，互相不瞅不睬。她們站得遠遠的似在偷笑……宇宙商場購物中心，外牆幾層髹上醒目的鮮黃色淺綠色，樓上原來有住宅，商戶多數是女士修甲、美容……以前是不是有模型店呢？我記得媽帶著我和妹逛街，遠遠看見中一B班的胡旭良胡旭榮兄弟，因是孿生兄弟，我在別的班別也知道。兩兄弟T恤短褲拖鞋，跑進商場好像有好玩意等著他們。當時我不禁想，他們是住在附近呢，還是只出來玩玩……

德貞幼稚園顏色繽紛，寶血會女修院灰氣沉沉，元州街和青山道傢俱店林立，大街橫街有粥麵店糖水店，學基浸信會前身是樂聲戲院，然後是矗立長沙灣的步陞鞋廠，低層和門面呈深啡色，玻璃櫥窗展示各式皮鞋，門前兩行金黃色的大字：「步陞」。十幾層高的大廈，窗子狹小，各式皮鞋都在裡面生產嗎？那工作環境豈不是很擠？多年來多少次經過這店，爸媽也沒有在這裡買鞋，看款式多是成人上班穿的皮鞋，現在多了新款式的一

運動鞋……一個白色的私人屋苑，有一間麥當勞，我和中學同學阿伯逛街時來過的。前面是一個加德士油站，初中時媽帶我們經過，我望過去對面商場的入口，只見裡面黑漆漆的，認定有一間細小的公共圖書館，長大了要多來借課外書看……

油站所在的橫街即東沙島街，過了紅綠燈就是七層唐樓。

再從油站往前走，又是一幢幢殘舊的唐樓，往上望高層有一間道觀。一幢唐樓的樓梯上，橫著一個黃底綠字的招牌「道教竹林仙館」，另有一個直立的同名招牌。外婆帶我們來拜祭——外公的骨灰安放在這裡供奉，只記得一片昏暗昏黑的墨綠，有無數細小龕位、大小神像、香爐、點燃的香……

遠遠望見東京街，大明渠的臭氣已經填平，還在路壘中填塞了沙泥，種植花草樹木作點綴，感覺市容已經煥然一新。

青山道沿路舊樓林立，有些長期廢置，磚頭崩塌，鋼筋外露，玻璃窗大大破裂，有些圍封了變地盤，正在拆卸中待重建，有些建成新式私人樓宇。地盤橫巷入口放了白色木牌，用紅漆寫著「浩記理髮」，黑字寫著「小童 25」，「大人 35」，「剃鬚 20」，價錢用紅底白字的圓形膠牌標示，地盤深綠色鐵圍板上一盞盞白亮亮的燈，燈光照出理髮椅和工具的輪廓……我和妹還小的時候，沒有到二樓理髮廳，而是唐樓對面一條橫巷。理髮師是個年約五十的中年漢，襯衫略略有些發黃，灰色的長褲，頭髮像是染黑過的，中間雜了幾條白，人非常友善，一見我們就說：「小朋友，又來剪髮啦！」然後替我們披上大塊的布，一邊剪髮一邊和媽閒談。我坐在大椅子上的加高小木凳，面前一塊偌大的鏡子，又有很多剪髮工具，最愛注視煤氣爐微弱的藍色瓦斯。若有客人在剪髮，理髮師會就叫我們坐在小凳子排隊，又會把一堆漫畫拋給我。我就是那時候看老夫子漫畫的，最喜歡大番薯的角色，《中華英雄》也看得很入迷，想像擁有一身高超不凡的武功。

從宇宙商場往前走，過馬路穿過昔日的大明渠，一幢幢準備清拆的舊式唐樓，地下的商舖早已清空，但大三元麻將館搬到了對街，繼續讓一眾街坊耍樂。沿路一間間的藥房，媽以前帶著我們逛街，有一間門口貼了一張大海報，一男一女貼身相擁。那時我很不明白，藥房為什麼會賣廣告。

中建國貨，以前好像有三層，面積很大，掛滿藍黑灰的外衣和長褲……爸住在青山道還是搬走之後，一直喜歡買國貨，也一直到中建來買衣服。

媽也會帶我們來買校褛，紅色或藍色的，襟前的鈕扣是金色的，每邊袖子也有兩顆，穿上去感覺很是溫暖。我記得英雄牌墨水筆、中華牌鉛筆、大地牌校褛、菊花牌內衣、牡丹牌暖水壺、雙喜牌棉被……現在是中建公司，只剩下一半不到舖位。

青山道的鞋店很多，成人鞋學生鞋款式齊全，價錢也非常大眾化。中小學時媽帶我和妹來買鞋，我坐在四張拼在一起的柔軟椅子上，等試鞋的時候，會盯著各式鞋子價錢的藍色數字看，那好像是用印台印在卡紙上的。學生鞋的價錢不貴，幾十塊錢有一對，一穿就是兩三個學期，買新鞋是因為人長高了。媽常說我穿的鞋子是龍船鞋，但高大男同學的腳掌都比我大。

年少時腦海有許多奇怪想法。每次逛街經過鞋店，嗅到皮製品刺鼻的味道，我都會掩住鼻子，心想：有毒！誰在下毒？是不是密探間諜？我不會中計的！於是屏住呼吸直到過了去……步安皮鞋商店，依舊是學生鞋和舊款皮鞋，以前是不是這一間？在刺目的陽光下，發祥街的攤販張開了大傘，小檔子賣的都是價錢相宜的衣物，小童內衣、小小裙子、小件汗衫、運動衣褲……

一幢唐樓的樓梯底旁邊，有一間行樂唱片公司，正門左側靠近樓梯處，是一個三面木製貨架，卡式帶由上而下整齊排列好，木架看來都是特別定做的。粵語流行曲、粵曲卡式帶、原版鐳射唱片、音樂影碟、電視劇主題曲、內地電視劇影碟……檔主戴一頂軟扁帽，穿一件啡色皮外套，看上去有五六十歲，以前的老闆是不是他呢？小學時不懂流行曲，中學時好像沒有在這裡買，但我是認得這個舖子的。對街的永來電器行也是，樂聲牌電飯煲、卡式收音機、電風扇、洗衣機……全都不是最新款的，只具備最基本的功能，售價相對也很是便宜。爸是不是來這裡買電器的呢？初中時我跟爸媽說，我想買一部卡式錄音機，用來學習聆聽英語。爸很少和我們逛青山道，但那次他和媽帶我和妹去，看了好幾間電器店，最後在一間近東京街的店，看中了一部銀色的樂聲牌 RX4935，具備播音錄音收音機功能，媽也用來收聽電台廣播的。

學習英語，買錄音帶錄下自己的聲音，感覺真是怪怪的。

初中時，媽如常和我們逛街，經過小小唱片店，我說我想買音樂卡式帶聽聽。媽停下來，問我想買什麼，我拿起《愛的根源》盒帶，封面相片的歌手穿白色西裝，站在山坡綠油油的草地上。媽准我買，也沒說什麼話。

會不會是行樂唱片前面的舖子呢？以前整條街道有三四間，現在只剩下一家，但以前買的那間舖面小些……回家把盒帶放進錄音機，按下播放掣，一聽就非常喜歡。自此，錄音機很少真的用來學習英語，而是聽一盒又一盒的流行曲啦。過一兩年，經過東京街附近橫巷，也是在一間小小唱片店，買了一盒《千個太陽》卡式帶，覺得不少歌曲帶著苦澀味道。

一個學期，成績很好，爸少有的和我們到青山道，在東京街的文具店買禮物給我。我們看了一兩間店，買了一塊神奇畫板，是爸買給我幾乎唯一的禮物，一來以後的成績不算好，二來也不作興買禮物的。

沒有看到一所照相館。

升中之前，媽帶我和妹到影樓，玻璃櫥窗展示畢挺的西服，白色鑲寶石的婚紗，店裡有金框的西式鏡子，拍照要走上一道彎彎的樓梯。我以為那就是爸媽拍婚紗照的地方。攝影師叫我坐在一張凳子上，前面立著一部高高的黑色機械相機，左右各一塊大大的反光板。攝影師豎起手指數「一、二、三」，然後連按幾下快門。閃光燈的強光常令我眨眼，要多拍兩三次才收貨。照片拍出來，自己也覺得很孩子氣，但也很反覆的看。初中學生照，上第一節課交給體育科老師，高年級師兄負責收集相片，張開像雞口般的嘴嗤一聲嘲笑，老師也微微一笑。是我的樣子真的太傻？人也很傻？鍾 SIR 紿我和同學鑰匙，開體育用品室的門，但怎也插不進去，原來是小食部的門，難怪鍾 SIR 和同學都笑了，但另一個也沒看清楚，呆了一會才找對了門呢。

有時我們在影樓地下等，看到結婚的準新人拍婚紗照。新郎穿黑色西服，新娘婚紗的裙尾很長很長，要其他人拉著才踏上樓梯的。我和妹就在一旁看著。

證件照黑白兩色，拍得非常清晰，最重要的是校徽。我拍過幾次，由小一、小三、小五到中一，由瘦小、飽滿、活潑到一本正經。妹看來都差不多，短髮老是梳得不順，右邊髮梢總是往外幾條分叉，有些礙眼。

一路的走，眼鏡店也不少，但爸從不驗眼，只會自己在地攤挑。金飾店也有很多，但我不去留意，只除了一間——周生生珠寶。媽放了工或假日，會到順寧道菜市場買乾貨。媽說是靠近周生生，但我仍是弄不清楚位置……原來是在青山道和長發街街角，其實媽說的不準確，應該是發祥街往菜市場比較近的一邊。

金舖對面，灰灰綠綠的恒生銀行大廈。媽來過替妹開戶口，但已記不起為什麼指定到這間分行。

媽說：「銀行的手續真麻煩！開戶口的文件，幾次說的都不同，害得我跑了幾趟，到取消戶口更麻煩，和你妹又跑了幾次！以後都不要再去！」

媽說了很多遍。

我問妹，妹搖搖頭。

回頭一望，對面是戰前弧形舊樓，兩層高的樓房，細小的玻璃窗嵌在綠色的窗框裡，沒有玻璃的地方以四方木板遮蓋。兩街交界的外牆為圓角，地下是亮了很多個鎢絲燈炮的洪慶飯店，紅色的字樣寫著游水海鮮燒臘……這邊也有大慶燒臘飯店。爸以前有沒有買叉燒回家吃？

不遠幾步是廖創興銀行，仍然在服務附近街坊，不知有沒有搬了位置？我記得彷彿臨搬家前一兩天，爸媽帶我們到附近的銀行辦手續……怎麼我會想起「中南銀行」這幾個字呢？是否因為也在這條街？是不是來取消戶口準備搬家？



(十四) 青山道，無盡的思憶回憶

(十五)

李鄭屋邨・基愛幼稚園

有天放假，美孚的泳池大清洗。我乘的士直出李鄭屋邨，多年沒來，不知道確實位置。車子經過長沙灣道，一幢幢七層工業大廈看來破舊。媽每次出門前會逐件電器檢查，煤氣爐熱水爐電掣電燈關了關了……初中時媽帶我和妹乘巴士出來，我在車子上看科幻小說，到這個紅綠燈位合上書下車。前面九龍工業學校非常熟悉，鐵絲網後一個綠色的球場，永遠有一班男生在打籃球。橫街是東沙島街，我看過電視新聞報道，這裡發生過一宗紙盒藏屍案。我們每次都在中電附近的巴士站下車，然後回頭穿過橫街，但也沒特別感到害怕，只是我會對事發地點多看兩眼。

的士穿過東京街轉彎，在李鄭屋邨公眾泳池門前停下來。

入到泳池，我來過嗎？好像有，又好像沒有。先游中池，再游大池，力氣不大夠，躺在白色長椅上曬太陽，看小孩在兒童池的滑梯玩水……泳池靠近山邊，環境非常寧靜。抬頭望向高處，是龍翔道環迴高架天橋，再遠處是澤安邨。有次沿斜路走上去，見一片綠油油的大草坪，幾個男孩在踢足球，不禁想起兒童劇《小時候》的情景……

如此過了一個夏季。

游完了泳，走上屋邨看看。平台上幾幢高高的樓宇，公屋單位的窗戶狹小，外牆看來尚算潔淨。泳池對面的兩幢Y型的，其餘的是雙工字型、舊長型和相連長型，聽說是重建過的，以前應該不是這個樣子。孝廉、孝慈、仁愛、信義、和平、禮讓、廉潔、和睦、忠孝……樓宇名稱可真有心思……

慢著，忠孝樓平台一間幼稚園。

基愛堂幼稚園……

我放慢腳步，走上前去，相連的小小窗子上，照滿了幼稚園的活動照片，小朋友繪畫的童稚圖畫、動植物圖案、卡通剪貼。橙色門框裡的玻璃門上，貼上繽紛的彩虹，大門上幾個白底紅色大字——聖公會深水埗基愛堂幼稚園。

我很清楚記得，幼稚園是在山邊，出了門口，有一道很長的樓梯。媽來接我放學，我拿著小書包飛跑出去。媽媽異常年輕漂亮，一見到我，眉開眼笑，然後拖著我的小手回家。幼稚園裡同學的爸媽還沒來接，我會揮揮手跟他們說再見再見。

眼前也有一道斜梯，但不是以前的石級樓梯，這裡是屋邨平台，不是山邊。從泳池步出轉右直走，山邊有一排學校，基愛小學、聖公會基愛堂、崇正中學、天主堂善導小學、基信學校……會不會是和幼稚園換了位置呢？

我看著幼稚園，五歲前念書的地方。

幼稚園課室的情景……課室裡有壁報板，貼了可愛的剪紙，顏色淺而溫暖，同學們分開幾組圍著圓桌子坐，聽老師教我們寫字唱歌玩遊戲拍手掌。

幼稚園裡的活動，我只清楚的記得一次。那可能是聖誕節，幼稚園有表演比賽，老師在班裡挑選學生參加。我們要換了衣服上台表演，有唱歌、動作和故事。我看著台下的老師和同學，站著坐著的人非常多，笑著看我們表演。我跟著同學唱歌做動作，有一刻好像只看著台下忘了合拍，但跟著同學又繼續，完了大家拍手掌，我們在台上鞠躬，然後排隊下台了，可是老師沒叫說要到哪裡換衣服，也許是我走脫了大隊？我走到堆放了桌椅的角落，在那裡脫了表演的衣服，但因為要脫褲子，我望望四周，見人都不在看我，就急急穿回校服。小小年紀，已經懂得羞羞了呵……

小朋友的校服是白色上衣，有兩排四顆橙色的鈕扣，男孩子的是翻領，女孩子是交叉圓領。男生短褲女生裙子都是橙色，加白色襪子和黑色鞋子。

班上有個女同學，頭髮剪得短而整齊，常常很活潑的笑，和我坐在同一張桌子，常常和我說話，常常留意著我，也常常問我要不要顏色筆。

我知道自己長得矮小，又顯得瘦弱。翻看相簿，女同學和我長得都不算高。有一張一排十個同學，她和我站在中間，在同學中好像縮了進去，但她也比我高了半個頭。我的頭髮剪得很短，看來有點怯生的。她站在我旁邊，雙手放在背後，笑著望向鏡頭，老師站在我們兩個背後。相片看來是大會堂？我這麼小就到過那裡……但印象已經非常模糊，好像是有那麼一個活動，老師很耐心的教我們分組站定拍照呢。

另一張，可能是中班結業前在學校拍的。幾十個同學，分成幾排，最前一排坐著，第二排蹲著，女同學和我在第三排最右邊站著。我的頭髮剃

得更短，端起笑臉稍稍側著頭，她的頭髮仍是短而整齊，那一刻雙眼望到了別處，笑得合不攏嘴，是因為和我一起拍照嗎……

女老師蹲下來拍照，樣子非常溫婉，濃密的頭髮及肩，架副大大的透明眼鏡，深紅色寬領襯衫，深藍色的裙子，幾張相片都一模一樣。有一張和我們幾個男同學拍，我記得是在公園的斜路，老師也是站在中間。我不是最矮小，但是最瘦小，也只有我戴了橙白色帽子，好像是中途怕太陽曬的，在陽光下我瞇起了眼睛。我們斜揹著橙色的基愛布書包，相中一個男同學長得特別高，非常懂得照顧同學的。

媽說：「同學之中，你是最瘦小的一個！排隊最前的一兩個，一眼就看到了你呀！」

相中有一個男同學，皮膚黑黑的，可能和我同組，脾氣有點倔，說話動作有點粗魯。我覺得他很容易和人吵架的，但他對我很友善。有時我以為他會發怒，他卻一直細聲細氣的和我說話。他姓趙，他媽媽來接他放學，告訴我們她叫趙太。她是個膚色非常黝黑的女人，人瘦得像根木柴，雙眼明顯的凸了出來，披有花紋的紗頸巾，穿深色長及腳跟的紗裙，看上去很像南亞裔人。她走路時很急，總像是趕著忙著似的，說話的聲線很是粗啞。她聽媽說我們快要搬家，說她們一家也快了，又和媽說找學校的事。媽問她搬去什麼地方，她說是九龍區的順利邨，算是非常方便的。我想，那應該是很遠很遠的地方。

我也告訴女同學我會搬家。她看來沒有感到不開心，仍然笑著和我說話。我問她會不會搬家，她笑著搖搖頭說不會。她對我搬家很是好奇，好像在想那是一個怎麼樣的地方，我會不會找到幼稚園念書，新學校的同學好不好，高班是不是很難念……我只看著她好奇而活潑的表情，不大會回答她的。

最後一天媽來接我放學時，她如往常一樣，穿著小小裙子，坐在小小圓桌，笑著看我走出門口。媽和我在門前的樓梯平台，媽好像和誰說了幾句，然後拖起我的手。我轉過頭去，揮揮短小的手說再見。她也笑著揮揮手，站起來看著我，走到近門口的位置，但又不敢走出來看似的。她就在那裡站著，看著我一步步走下樓梯，又露出笑臉和我揮揮手。就這樣我和女同學說再見了。

幼稚園招收上午、下午、全日班各級新生……

家長開始在門前聚集，等候孩子們中午放學。鐘聲響起，一大班學生排好了隊，囁囁喳喳不停說話，走出校門時夾雜著笑聲尖叫聲……

我看著一群孩子。

好一會我走出李鄭屋邨，沿著東京街走，原來是李鄭屋古墓，好像從沒有來參觀過。後面一個公園，對面一個遊樂場。轉右是保安道，又是一個遊樂場連足球場和休憩花園。多少個游泳之後的下午，我會到保安道市政大廈的公共圖書館看書，然後到茶餐廳吃個茶餐，或是上海食店吃菜肉雲吞麵，或是粥店吃白粥油條。

後來我才真正知道，這裡就是媽放工之後，前來買菜的順寧道街市。

遠遠望見明愛醫院。

(十六)

嘉頓大廈 · 大埔道休憩公園

有次在李鄭屋遊樂場休息一會，順路沿保安道另一邊走，經過一個外牆啡白相間，位處一個寧靜角落的屋苑。

如果住在這裡真好，我想。

我心裡一動，沿路回頭直走，盡頭就是嘉頓大廈，白色外牆，窗格的橫間髹上紅漆，大幅空白的牆上，有一個麵包師傅大大笑臉的紅色標誌，頂樓角位紅底的突出位置上，有一個白色的 Garden 字樣，另一邊是紅色笑臉標誌和 Garden 字樣連在一起，旁邊是「嘉頓」兩個字，加建了兩層的紅底構建物上有一個大時鐘，聽說是永遠落後五分鐘的……

從小到大，不知經過這裡多少遍？一直矗立在這個街角，馬路口一直車水馬龍，人流和噪音絲毫沒有影響，蛋糕一件又一件的製作，公司的笑臉招牌遠遠就看得見了。

對面是一個公園。穿過幾棵蔽天的大樹，到了入口要上兩階樓梯，樹木遍植整個入口位置，進了公園又是幾棵參天大樹，一邊是灌木叢，一路有長形木凳，長者坐著看報紙，聽收音機，微笑著閒聊、談天、說地。燈柱後有一個藍色大圓蓋，由十根向外的啡色鐵柱撐起，中間一個圓桶型的大石屎，下端突出幾格供人坐著休憩，下雨時這個圓形亭子可遮風擋雨……

眼前的景物非常熟悉，是念幼稚園時到過的。那應該是幼稚園的旅行或郊遊日，媽給我在布包放了很多食物。同學們在學校坐旅遊巴出發，拐一兩個彎直駛出青山道。我見到嘉頓對面的德貞女子中學，藍色的外牆上，窗外一條條直立淺綠色的窗屏，排列得密密麻麻，狹長而稍稍偏斜，看不到課室裡面的情形，像是隱藏著非常深奧的學問。我當時想，我要非常努力，才可以在這所學校念書的，是不是要很久之後呢？

從門口看進去，是個大操場，但大門只打開少許，看不清楚究竟。

那次我就在圓形的亭子，看著一大班同學四處玩耍。不知女同學有沒有來？印象中好像沒有，即使有，她也會跑來跑去的。我不知做什麼好，

又想吃東西，拿出蛋糕來吃，但是拆開包裝後，一邊吃一邊弄得散落一地。老師也看見了，拿起手帕給我抹抹嘴巴。我覺得很羞愧，又怕同學看見，吃完了趕快收回布包，跑到別的地方放下，好像不是我弄髒似的。我又想，誰來清理這些蛋糕碎呢？會不會怪責學校老師呢？會不會懲罰我呢？

再往前走是一條清幽的通道，長凳、花圃、灌木……走進大樹遮蔽的深處，身心感到一片清涼，老人家一個一個的坐著，非常閒適寫意的模樣，有些看似快要睡著了。通道盡頭，豁然有一片天地，樹木種植在不同形狀的花圃，方形或圓形的石屎邊緣可當凳子坐。我停步望著圓形的一個……我和妹只有幾歲，爸和媽常帶我們來這個公園玩耍。我和妹繞著圓形的大花圃，跑呀跑的，一時順著這個方向，一時倒轉了方向，你追我，我追你的，嘻嘻哈哈的笑個不停……

再進去是方形和長形的花圃，盡頭是一個籃球場。這麼多年，公園應該經過不少改動了。看看相片，爸穿一身啡色西服，身型比起結婚時胖了不少，拖著躲在我身後的妹妹。我站在三角形小花圃的尖端，穿著媽常提到的棕色厚厚毛外套，和爸一樣笑得像背景的陽光般燦爛。妹妹那時還真小，圓圓的臉孔，穿粉紅色衣褲，羞羞澀澀的從我身後偷望。另一張是我和妹，一個啡毛外套啡色褲子，一個全身粉紅色。妹兩隻小手的手指輕輕扣著，稍微噘起了小嘴，又稍稍斜著身子，好像有點躲避鏡頭似的。

爸沒有拍獨照，媽有，穿著外套長褲，靠著花圃拍了一張。

另外幾張，我和妹已經長大了些。我仍是一身啡色衣褲，妹仍是粉紅色，但我們的圓圓的臉變尖了些。有一張我站得很高的拍，背後是和妹追逐的圓形花圃，其它的是我和妹站高高的花圃上。我們把手放在背後，一左一右的拍，有些是忍不住笑，有些是故意歪斜了嘴巴，有一張妹繞起了手在胸前，笑得有些古怪，像是在捉弄誰似的，也許是玩追逐遊戲之後呢。媽拍了一會，說我們玩得太厲害，晚上睡覺會大聲說夢話的。爸沒穿西服了，只是淺色襯衫和啡色褲子，頭髮梳理得整齊，臉上露出笑容和我們一起拍。妹不怕望鏡頭了，笑容很是甜美，很歡喜的和我一左一右站在爸的身後，比爸還高了一些。有一張爸輕輕的摟著妹，沒有同時摟著我。當時我已經感覺到了，父親心底裡總是疼愛女兒的吧……爸帶我們來了多少遍呢？就是拍照這幾次？還是平日也來，但沒拍照？我們住青山道時來玩，搬家後還有沒有呢？

爸媽攜著我上學放學經過的街道，晴天、陰天、驟雨天，分外跳躍快樂。有一次陽光中也下著雨，我被雨水淋了少許，爸媽趕快拖著我走。我們走不了幾步，陽光猛烈的直曬下來，雨也立時停了。我抬頭望著白雲，心想，沒有雲的地方就不會下雨啦！我有這個大發現，非常快樂。爸媽看著我笑，以為是再見到太陽伯伯笑呢。



(十七)

深水埗，福華街、福榮街、 北河街……

從嘉頓大廈往前走，即德貞女子中學對面，是瑪利亞預科學校，以前覺得非常深奧的，再沿小斜路往下走，是一間地下桌球室，也覺得深不可測一般。從前在紅綠燈前停下來，我對媽說我要學好數學科，媽說初中成績對升高中很重要，叫我自己想個清楚。過了馬路直走，是偌大的黃金戲院。媽帶我們到福華街一帶逛街，那一整條街全是綠色鐵皮檔，或擺街檔賣衣服簾簾布匹玩具的。檔攤頂部的帳篷扣著一條條連著唐樓的繩子，縱橫交錯編織起一個小販天地，吊著的一個小桶子叮叮作響，從低層把貨物送到攤檔，或從攤檔把「散銀」運到樓上。福華街近街口有一檔玩具，我看中一架飛機模型。檔主也叫媽買給我，媽正在看衣服有些不耐煩，大聲反問檔主為什麼要買。檔主是個肥胖的中年漢，穿件背心頂著大肚子，見媽說話的那個樣子，說媽的性情非常兇惡，然後指指我說，做她子女真有得受了。媽瞪著檔主大聲說不買就是不買，我兇不兇關你什麼事……回到家中跟我爸說了，爸笑得臉孔擠作一團，是嗎，賣玩具的也說你媽兇，然後對媽說你看人家都說你兇了。媽見爸附和檔主當然不服氣，說爸不知道檔主逼人買玩具……

媽會到北河商場看手鏈項鍊，又會在街上買些衣服，但在長沙灣道的時裝店只是看，沿路帶我們到新光百貨。那是一間三層的國貨公司，地面的一層賣糖果餅乾零食，近門口有一個紅色直立的磅，上面一塊玻璃後有亮著的燈，站上去投了幣，會發出機器轉動的聲音，那盞大燈也一明一滅的眨動，隨後機器會吐出一張小卡紙，上面印了體重的磅數。媽看了說我們要多吃碗飯，又帶我們先逛一圈，買幾包橙味餅乾、大白兔牛奶糖、嘉應子山楂餅……我最喜歡橙餅，見貨架上擺得成行成列，隨口說了句笑：「嘩這麼多，吃到死也夠了。」媽聽了一個手袋攢過來，叫我別亂說一通。

爸很少一起來，一來就會買北京蜂王漿，長方形盒子共有十支，用膠套圈住頂部啪一聲裂開兩半，用小小飲管啜飲，是又甜又可口的蜜糖漿味道。二樓像青山道的中建國貨，大地牌菊花牌內衣襯衣褲子和棉被，爸卻很少光顧的。三樓是賣各式玩具的地方，也是個小小的遊樂場，有許多不同類型的跑車，把一枚硬幣投進投幣箱，車子就在原地前後移動，妹也和我各自享受「駕駛」的樂趣，但我們最渴望玩的一架太空船，排隊可要等很久，我們也好像只玩過一次。我和妹歡天喜地的坐進駕駛艙，機械臂緩緩把我們升高，在半空由左至右繞幾個小圈子，覺得自己很是威風，離地面的爸媽越來越遠，然後卡的一聲停在最高位置，門打開了，踏出去走下一道樓梯。

街上也有賣碗仔翅燒賣牛肉的，也有一條條熱氣騰騰的粟米，咬著吃不知多滋味。不知什麼時候，有檔販會大叫「走鬼呀——快跑啦——」於是街上一陣哄亂，流動攤販急急收起貨物，賣食物的也亂衝亂撞，沸水滾油潑撒了一地，媽急忙把我們拉到一旁暫避……逛得倦了餓了，媽會帶我們到街道旁的大排檔，三個人坐一張木圓摺桌，吃碗魚蛋粉或雲吞河，有時是戲院附近的麥當勞。我和妹吃漢堡包薯條可樂，媽不愛吃炸薯條，只吃一個魚柳包。我和妹不喜歡漢堡包裡的那片青瓜，跟著也轉吃魚柳包了。戲院對面有美而廉餐廳，媽也和我們進去吃西餐，那忌廉餐湯牛油麵包通粉非常美味。媽通常點公司三文治加杯雪糕紅豆冰，三個人靜靜的一起吃，我和妹看玻璃窗外的車子，媽一邊吃一邊看著我們。

我們在青山道的家，印象中只有五姨笑來過。媽說她上班不早，放工也很早，有時會上來看我們。有次她買了雪糕來，叫我試試。我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伸出舌頭舔舔表面，舌尖傳來一陣冰涼，嚇了一小跳，但嘗到甜甜的味道，又輕輕咬了一口，冰涼的感覺在舌頭溶化。媽出來大廳見到，急忙說小孩子胃氣不足，不能吃生冷食物的。

媽一直抱怨說：「你的笑姨，這麼簡單都不懂！」

笑姨在我們搬家的那天也有來。房間的東西都收拾好了，窗子全都打開了的，我站在下格床上，看著窗外的街道。笑姨進來看見我們，笑說：「看你們一身大汗，玩得全身快要濕透了，像兩隻水裡的小鴨子！」

鄰居是看著我們搬走的，兩母女打開了門看，角落的男住客好像也有。兆太的聲線洪亮，仍是和媽說個沒完，最後笑吟吟地說再見，說一定會來探望我們。鍾家的兩個房間是有人在的，但我只記得鍾思韻在大廳看著，好像也想幫忙搬些什麼。我們一家踏出大門前，向大家說聲再見。我看到鍾思韻的頭髮長了，她站在房間的門前看著我。

踏出地下樓梯前我想，我要去新的地方了。

呵我曾經在這道樓梯上落，我還是個小孩子的時候……



(十八)

搬進青衣

我們搬到了青衣島。

搬家前，有這麼一件事情：我們一家到何文田房屋署，那裡有一條很長的斜路，感覺是很遠很遠的一個地方。爸媽見了什麼職員，填了什麼文件，辦了什麼手續……我完全沒有印象，絲毫也想不起來，只記得完了爸媽帶我離開，斜路中間有人行天橋。我們匆匆走了，以後再沒有去過。

媽說：「房署職員到過我們的家，你記得嗎？」

我努力想了想：「沒有。」

「有呀，那天中午，我們在吃午飯，你爸也在。他們突然到來家訪。」

「沒有預約？」

「沒有！包租婆開門給他們，你爸和我才知道。」

爸在一旁聽著。

「他們問一家收入，又量度房間大小，來算公屋單位的面積。」

「爸申請了多少年？」

「……七年，應該七年。」媽說。

「那時妹也該出世了。」

「還沒有。」媽說。

「我們一家四口……」

「你爸加了四叔婆的名。」

「什麼？」我愕然：「她知道嗎？」

「不知！我們不讓她知道，她知道那還得了，三天兩日來個小住，或者不可一世，不停提醒你，沒有我會有房子住？你妹出世，你爸刪去她的名字，把你妹加了進去！」

我心想，四叔婆也算有貢獻。

我想起一事：「不對……」

「有什麼不對？」媽問。

「你說爸申請了七年，但我五歲時搬家，那就是我沒出世爸已申請？」
「……」媽一時答不出來。

「但要申請四人單位，至少是我出世之後，所以沒有七年那麼久。」
「這要問你爸。」

「我也忘了。」爸搖搖頭。

爸也帶過我們找屋子。媽說，爸想買一間木屋。我記得那個地方在荔景一個山坡上。一群孩子看見我們順著樓梯，一級一級的走上去，早已在那裡聚集看著。有一個長得高大的男孩，看來是領袖人物，他很想和我玩。爸穿著西服，兩個穿得很隨便的人走出來。爸和他們談了幾句，跟著他們走進一間木屋。我在門口看了看，大廳是昏暗的深綠色，裡面的房間漆黑一片，有幾個人在屋子裡坐著。

爸媽在看房子的時候，門外的孩子一直在玩。我們沒有問大家的姓名，也沒有說來幹嗎，很快就一起追逐奔跑，很快有了一種親切感。爸看完了屋子，出來時說會再看看，又和那些人再說了一會。

爸很快帶我們走了。高大孩子很是捨不得，身子的重量全挨著欄杆，看著我們走下山，又叫我們快回來一起玩。他是木屋主人的兒子，還是住在山邊的孩子？快樂而短暫的接觸，很快畫上了句號。

第一次見到青衣大橋，是爸帶著我們乘巴士經過，一道直通小島的橋，當時覺得橋又長又遠，還有一片深藍色的海水。我和妹都很興奮，想像是怎樣的一個環境。爸媽一直笑著，聽我和妹說個不停。

到了房屋署屋邨辦事處，職員把幾個家庭集合在一起，著實講解了一番，又帶我們上了二樓，一個單位的住戶打開鐵閘，讓我們進去參觀。小時候見到人家的屋子，總覺得既新奇又美觀，其實那個單位是在低層，室內光線頗暗，有大廳桌子凳子上下格床，但我已經十分喜歡，好像是自己的家似的。屋子裡的人很是友善，稍稍作了個自我介紹。有人提出一些問題，男主人耐性的逐一回答。

媽說：「他們一家姓黃，男的其實是房署職員，就在辦事處上班的！」
「是嗎？」我感到驚異：「你從來沒提過！住在上班的屋邨！」
「是呀！我認得他，他和另一個職員上門收租，那個男的很兇，他很客氣。他老婆沒上班的，有兩個男孩，也陪著媽到街市買菜，後來到了外國念書。她整天站著看街景！」

職員其後領著各戶參觀新居。我們上了二十樓，眼前豁然開朗，天空就像在頭頂似的。職員解釋說，樓宇是井字型設計，高低兩座相連，高座廿四層高，低座廿一層高，我們這邊是低座。職員又說，其它單位都已經有人住了，剩下這個單位沒有選中住戶入住。我見只有我們的單位空著，好些住戶探頭探腦的張望。

職員開了木門，單位空蕩蕩的。進門就是大廳，前面右邊是面積頗大的廚房，直走盡頭有一扇玻璃門，外面是一個露台。

爸在單位踱來踱去，媽也細心的到處看看。職員打開那道玻璃門，爸和媽走出去，我和妹也跟著。爸驚喜的指著外面說：「快看！這裡看得見青衣大橋，也看到這個叫藍巴勒的海峽！」

我們伸出頭去看，感到一陣心曠神怡。

爸媽回到大廳，繼續和職員一本正經的談。露台有洗臉盆，我旋開水龍頭放出一些水。洗手間也在露台，我拉開鏽色的鐵門，看見一個坐廁，上面一個大水箱。另一邊的牆上有個水龍頭，上面有個花灑頭。我稍稍旋開水龍頭，花灑頭灑下一陣水花。我嚇了一大跳，急急把水龍頭關上，但是襯衫已經濕了少許。我怕爸媽知道，罵我又頑皮手又多，趕快拍掉衣服上的水珠，裝作沒事發生過的一樣。

媽出來問：「在幹什麼？」

「沒事啊。」

「那走了。」

樓宇中央有一個巨大的天井，隔著欄杆往下望，我也感到很害怕。媽把我和妹拉近牆邊，好像怕我們會掉下去似的。

媽說：「這麼高！我不敢往下望，怕嚇得我的心也跳出來！」

爸說：「別自己嚇自己！你不是穩穩的走著麼！」

後來我問，是不是房署安排住青衣？

媽說：「不是，兩個屋邨，任選一個。」

「另外……」

「屯門，」媽說：「但你爸不想要，說太遠。他駕的士，知道屯門經常堵車。」

「爸選的對。」

「我帶你和妹到阿貞的家，屯門公路坐足個半鐘的車！」
「治安也不好，什麼屯門色魔，看新聞也嚇破膽！」
「還有童黨，學生欺凌的事很多。」我說。
「兆太也搬到了屯門大興邨，治安還好。」
「我們到過她家。」我點點頭，又說：「基愛幼稚園的趙同學搬到順利
邨，那裡也是井字型屋邨。」



(十九)

剪線頭串膠花的日子

我記得搬進青衣許多年，爸仍帶我們到青山道看傢俱，由下午直看到晚上，不是床就是凳，不是凳就是桌子。傢俱店不少都在橫街，有些燈光照得如白晝，有些舖面狹窄，擠得人走不進去。我雖不懂事，但也覺得，爸看中的傢俱都算便宜，是我們負擔得來的。

搬家前，爸也光顧青山道的傢俱店？

「你爸自己去買的，沒帶你出去，不買，我們打地舖睡？」

就這樣我們搬了家。爸買了一張上下格木床，放在進門的右邊，妹睡在下格，我自己爬上上格床睡。單位牆面髹了綠色油漆，鋪了綠色四方形膠地板。靠門左邊放了一張木沙發床，我還小的時候就在大廳睡的。偌大的廚房在大廳右邊，廚房牆和床中間放了杯櫃和雪櫃。沙發床對出靠牆放了一張鐵桌，有一個扁長有鎖的抽屜和幾個小抽屜。爸會坐在凳子上計算家庭開支、看報紙和喝米酒。大廳左邊放了一個組合櫃，中間的空位放了電視機，旁邊一個淺木色衣櫃，掛了許多媽穿的套裝裙。組合櫃和衣櫃與廚房平排，中間形成了通往露台的小通道。通道左側有兩個直立櫃子，拼湊出爸媽的「房間」，裡面放了一張大床。床底放了收藏冬天棉被的鐵箱和鞋盒。露台主要是晾衣服，沒有放什麼傢俱的。爸在下面扁身石屎柱之間放了盆栽，上面分開兩邊，各有兩扇鐵欄。爸買了幾塊防風膠板，直直的插在夾縫來擋風，但刮風時吹得啪啪作響，很是嚇人。露台只有一個鎢絲燈泡，地上鋪了紙皮石，赤腳踏上去感覺很是粗糙。

有天夜裡，當時我仍睡沙發床，肚子很不舒服，忍不住低聲叫出來。爸媽都醒了，問我是不是不舒服。我指著肚子，說不出話。爸拿了白花油，在我的肚子上來回揉了幾圈。爸的手心很是溫暖，漸漸肚子也暖了起來，不再感到疼痛。媽替我蓋上被子。那天晚上，天色很差，像是要下雷雨。我還沒睡著，腦袋亂作一團，時而做古怪的夢，在半睡半醒之間，一睜開眼，

露台外的天空是奇異的紅色，突然一道閃電劃破夜空，防風板啪啪的響，嚇得我大叫起來。媽從睡房跑出來，問我是不是肚子又疼了。我嚇得什麼似的，撐起身子，又是指著肚子，胡亂點了點頭。媽萬分焦急，拿了白花油替我塗，問我是不是仍然疼。我其實沒有，又胡亂搖了搖頭，媽替我蓋上被子……

爸媽至今不知道。

媽說：「傢俱是在青山道買，就近買方便嘛，電器反而在樓下買，那時還算是便宜的！」

「誰買的？」

「一向是我買，你爸買了基本要用的，其它一概不理！」媽沒好氣。

「那時你……」

「你忘了嗎？我們串膠花，又剪線頭。」

太久遠了……是啊，媽從屋邨樓下的天井，接大袋大袋的膠花做，我們雖然還小，也幫著用小鐵車推回家。晚上吃完了飯，在露台倒了一地，亮起唯一的燈泡，三個人坐在小膠凳上串起膠花來，那質地又硬又粗糙，手心戳得發痛的感覺，還真的實實在在。有時是一大堆衣服，媽叫我小心拿剪刀，妹就不許剪了。做完了一陣嘻嘻哈哈，把膠花或衣服裝回大布袋。媽拿著我們飽滿的袋子，拉緊袋口的粗繩一下綁起。衣物多數在下午交收，一輛大貨車跳下兩個人收貨。

街坊就在那時開始認識的。先是六樓的黃生黃太。黃生的膚色深棕色，頭髮又黑又短又直，臉孔和身型線條很硬朗，見了我們總是笑咧咧的。他也是的士司機，爸提起他時會叫他「黃仔」，說他又勤勞又顧家。他的太太非常瘦小，眼睛像微絲一樣幼細，皮膚很白。她總是和藹的笑著，好像很明白小孩頑皮背後的心思。媽和她一起去取貨之前，會和她談談生活瑣事，她會用玻璃杯斟水給我們。黃生太有一子一女，卻不怎麼和我們玩的。

聽說黃太後來得了重病。媽不再接手工活兒後，漸漸少了到她的家，但我們還是會見到她。她一貫的笑著。我念高中時，黃太看來更形消瘦，大熱天也戴頂大帽子，遮蓋了大半邊臉孔，但仍然看到尖削的下巴。她的頭垂得很低，人幾乎是一動不動，像非常怕人認出自己，然後就像一縷輕煙，無聲無息飄進電梯……黃生仍然非常健壯，他會跑樓梯回家，一跳上

去就是好幾級，打個招呼就不見了，後來仍是走樓梯，但雙手放在背後，一步一步的走，很少和我們打招呼了，臉上多了一份憂戚，也多了幾道皺紋。

爸豎起拇指，說：「黃仔真是好爸爸好丈夫！他一收工，回家買菜、煮飯、打掃……他平日會和我們說幾句笑，現在不多說話，但我們沒有問他。他堂堂一個大男人，照顧一家三口，對太太真是無微不至。他的孩子年紀還小，太太又得了重病，真難為他……」

後來再見不到黃太了，也好像再見不到黃生。

媽也到十樓的林太家取貨。林太負責分發縫紉的衣服，她住的單位是高座往右走第一個，家裡除了一張長沙發，全是一個個大布袋，也有大量布料、布條、布碎之類，霸佔著大廳的大部分，再沒有多少空間可用了。

林太是個安靜文雅的人，皮膚白皙，短短的頭髮，予人清爽的感覺。家裡成了集散地，左鄰右舍不住進出，她有條不紊的逐個分配，用紙筆記下每個人的取貨日期和數量，沒有其它閒話，似乎是不想多說，也沒有多餘時間，不論在家還是樓下，只會淡淡跟人打個招呼。

媽說：「她的家像是山寨廠！她真勤快，由早到晚不停的做！她老公從來不說話，回家坐在一旁看報紙。」

我也記得，我見過林生一兩次。

他們有三個女兒。大女兒叫林穎欣，身材長得頗高，臉孔有兩個酒窩，一副扁四方透明框眼鏡，一見人先來個微笑，也會主動的說話。我們跟她說和媽一起幹活，做多了手指會痛。她聽了掩著嘴哈哈的笑，又帶我們看她雜亂的家，教我們怎樣拿剪刀，又把布料疊在一起，對齊了邊緣幾塊一起剪快些。她穿著我念的小學的校服，一條淺紫紅色條紋裙子，應該是念五六 年級的師姐。二妹叫林淑敏，校服是另一所學校的，白色上衣，領口和裙子有深綠色格子花紋。她比姊姊小兩歲，三四年級的小女孩，臉孔略呈瓜子形，頭髮剪得短短的很清爽，耳際一條較長的頭髮垂下來。她的聲線較為低沉，臉色有些蒼白，不大會笑，但對長輩很有禮貌，也會和姐姐跟我們說些話兒，那時她會活潑一些。三妹是個非常幼小的女孩，已記不起她的樣子了。

(二十)

爸胼手胝足供車會

爸一直駕的士。我十歲左右，爸突然說，要買輛的士，但儲的錢不夠，要和金姑媽商量。她到我們家來，頭髮燙得很高，一身樸素衣褲，人很爽朗，見了我和妹很喜歡。媽倒出幾杯茶，三個人閒聊了一會，桌子上有一張紙，上面寫了一些字，原子筆寫的很工整。爸拿出筆在上面簽了字，媽也簽了，金姑媽把它摺疊好收起，又閒聊了一會，然後拿起手袋走了。

我問：「借了多少？」

媽說：「我們問她借了一萬，她要我做保證人才肯借！若還不起會追我要錢！」

「有什麼分別？爸欠的，也就是你欠的。」

「她不信你爸吧。」

「可以不買。」

「你問他，你爸整天在我耳邊說，我拗不過他。你爸哪裡夠錢，拼湊我的一份，開始和何成每人一份供車會。」

我清楚記得那個晚上。何叔住在同一幢樓，和林太一樣也是高座，好像高一兩層。幾個大人像慶祝什麼大事一般，容光煥發，滿臉笑容，飯菜擺了一桌，吃得幾個小孩非常快樂，吃完了在走廊玩。何叔有一子一女，兒子很隨和友善，扁而長的眼睛，鼓脹起來的腮幫子，樣子看上去像隻青蛙。女兒的樣子記不起來，記憶中應該像她母親。

爸和何叔一早一晚，起初合作愉快。我以為會到何叔的家玩，但那次之後就沒有了。媽叫我到林太家補拿一小袋衣物，我會多乘兩層看看何叔家門口，但就像其它樓層一樣，沒人的時候空空如也，一點聲音也沒有，有些像成了禁地似的。

爸開工穿寬領襯衫，一條寬身及膝短褲，一對大大的涼鞋，滿頭大汗的回到家中，衣衫濕了一大半，拿出沾了花露水的手帕，一邊抹汗，一邊放下小小皮包，報紙和買給我們吃的麵包。

爸抱怨說：「何成這個人，真是懶得可以！」

「早知他了，這次是什麼來著？」媽未卜先知似的。

「車子出了問題，多是叫我去修理，零件壞了，也是我駕車到車房換。每逢的士大驗小驗，文件、約期、車房報價……也是我一手包辦！我想，大家合作，哪裡計較得這麼多？但他真的不聞不問，車身輕微撞凹，死氣喉白煙太多，水箱過熱，車胎要打氣，或舊了有裂紋要換，通通當沒事發生，只是叫我去弄好，自己收更抹抹車就走！」爸說著呼呼喘氣。

「真過分！」媽說：「他把你當阿四？」

「起初不是這樣，久了惰性全出來了。」

「當然啦！他見你沒所謂，懶得就懶！誰會像你，租輛的士也自己駕車到車房修理，把車交給車主由著他辦嘛！」

「車主租輛車給你，車子有問題當然是告訴他，自己到車房報價，開單給他拿回維修費！」

「萬一車主要賴怎辦？」

「你就是不明白……」爸說。

何叔身型肥胖，頭很大很圓，身矮額頭大，幾撮散亂的頭髮往一邊梳，挺著一個西瓜般大肚子，薄薄的汗衫完全遮蓋不了，一條牛仔短褲露出又粗又白的大腿，有時加一件牛仔夾克，冬天也是這身衣服，好像從不怕冷似的。他對小孩倒是很好，見了我們就隨口說：「放學啦？」爸不和他合作之後，我見到他也是叫聲：「何叔。」他也會隨口說：「放學啦？」「上街啦？」一直到長大了也一樣。他兒子不在這區念書，偶爾遇到也會點點頭。

爸和何叔合作了幾年，把何叔的一份買了過來，自己一個人做車主，把車租給二十一樓的鄧叔，也是有時早更，有時夜更。

(二十一)

開始布置一下家居

家中的用具一件件多起來，先是睡的床吃的桌坐的椅，後是電器如雪櫃、電燈、收音機、電視機、電風扇……深綠色的矮身雙門雪櫃，櫃身有塊銀色的 MOUNTAIN 鐵片。打開櫃門，燈就亮起，有次爸媽為了關上櫃門之後，燈是亮著還是熄滅而爭執。我去打開櫃門看，亮著，關上，看不見……媽本已在氣頭上，非常著緊地叫我不要，說冷氣快全溜走啦。爸媽之後互不啾啾幾天……平日除了放飯菜，媽用沸水開了啫喱粉，用小小膠杯盛著，凝結了加上花奶，是夏天最喜歡吃的甜品。雪櫃是半自動溶雪的，按掣等一兩個小時，積雪溶化變成欲滴的水珠。媽取出雪櫃裡的東西，又叫我和妹抽出一塊膠板，把雪水倒在廚房的鋅盆沖走。

雪櫃和碌架床之間的杯櫃，比雪櫃矮一半，上面放了盛開水的膠瓶，兩個不鏽鋼保暖熱水瓶，一個盛滿白開水，一個盛滿普洱濃茶。櫃的中間有兩道小玻璃門，右邊放了爸喝的幾瓶米酒、竹葉青、九江雙蒸、自行浸製的藥酒，左邊再分上下格，放了玻璃杯和套裝瓷杯瓷碟。玻璃杯會拿來用，套裝杯碟卻從來不動。媽說是兆太夫婦送的結婚禮物，捨不得用乾脆擱著算了。櫃的下方有兩個抽屜和小儲物空間，放了些毛巾和布之類，但我總覺得有陣異味，可能有昆蟲在裡面爬行……

爸在街市買了直立的魚缸，放在杯櫃面的角位，養了幾尾深紅色和銀色的金魚，有獅頭特徵的珍珠鱗，有眼睛像隨時戳破的水泡眼，也有魚頭像長了大瘡的。我和妹最愛看著牠們游來游去，嘴巴冒出一個個氣泡。爸也加了照明燈和過濾器，又餵小粒小粒魚糧，也教我們不要給太多。魚缸的水變濁了，水裡的小圓石長青苔了，爸會拆開過濾器，換掉墨綠色的過濾棉，叫我用小魚網撈起金魚，放到一個容器裡。爸拿魚缸到洗手間蹲著清洗，換上一缸全新的清水，又叫我把金魚放回去。後來爸說不可以把水全換，金魚適應不了的。一缸金魚，不知消磨了多少時光。

大廳的天花板橫著大光管，一片白花花的很是光亮，後來旁邊加了一盞圓形透明膠蓋的燈，在上格床看書光線非常充足，但晚上躲在被窩亮起電筒偷看叮噹漫畫，妹也學著我，可是都給媽發現了，笑著說會患上大近視。小孩子有時很想擁有一副眼鏡，但也不敢再看了。圓燈旁邊的天花板安裝了轉動的電風扇，另一部安裝在木門旁邊的牆上，要站在沙發上拉動繩子開著它的。兩部風扇都有外罩，爸會挪張紅 A 漏斗形膠凳，仰起頭站在上面，用毛巾沾了清潔劑和水，抹掉扇葉上的灰塵，黑色污水滴在地板上，另一部的滴在鋪了報紙的沙發上。長大了仍是爸抹風扇，我們用毛巾抹走地板上的污水。

爸在樓下電器店買了一盞吊燈，說玻璃看上去很漂亮，燈泡在幾支蠟燭狀的玻璃管裡亮起，煞是好看，但不常開著，還有一串串垂下像吊墜般，橢圓或尖形的玻璃裝飾，有種十分華麗的感覺。我和妹那時不夠高，常常跳上去伸手觸摸那些裝飾，後來真的扯掉一條又一條。幾年後爸乾脆把它拆去，又來了個小小裝修，碌架床搬到大廳中間。那時我還睡上格床，夜裡伸出頭望著天花板的燈，但記不起是鬆漆還是糊牆紙了。

媽有一隻小小收音機，聽電台的廣播劇，中學時用買給我的樂聲牌卡式收音機聽，小學時看的電視仍是青山道的那部。媽說：「你那天站在門口，雙手扶著鐵閘，望著人家的電視機，問我：『媽媽，為什麼人家的電視機是彩色的，我們的是黑白色？』我不知怎樣答你才好。你爸見舊的那部實在不成了，跑到樓下那間電器店，抬了一部十八吋的彩色電視機回來。」

「從此看彩色電視劇了。」我說。

「最記得《獅子山下》，七層大廈徙置區，叨根香煙吸個不停的草根階層。」媽回想說。

以前家中大廳不擺飯桌，只有一張膠面木桌，折疊起來放在靠廚房門的牆，通常晚飯時爸才打開，然後用報紙墊底，媽端出一碗一碗的熱湯，飯菜香噴噴地冒著煙，一家四口冒著熱氣吃飯。電飯煲透明的膠掣彈起，上面是紅色的樂聲牌標誌。飯煲的錫鍋蓋有黑色的提手，外殼左右各有一個半圓的把手，飯煮熟時煲面呼呼地冒煙。我和妹不敢走近看，媽也不許我們看的。

爸說：「起初在大廳不放桌子，留一個很大的地方，給阿文和阿妹翻筋斗的。以前他們還小，地方足夠有餘，翻十個八個也成！」說著笑得瞇起了眼。

「留這麼多地方給他們玩！」媽說。

「你又不常帶他們到樓下玩，那時他們很小，還沒和鄰居的小孩結伴，有什麼辦法？」

「我帶上學放學，買菜煮飯，洗衣服打掃，你覺得我會有空？」

爸這一說，我想起不知什麼時候，學懂了側手翻，可能是學校上了體育課？起初是彎著身子翻的，容易平衡身體，手腳撐得穩了，才把四肢伸直，結結實實的翻個筋斗，接著是接連翻兩個、三個……妹也跟著我學，但我們都不敢手腳離地凌空翻筋斗，怕頭撞在地上很痛。爸又買了一張小小折桌，白色桌面有許多圖案，動物、數字、星星、卡通人物……給妹用來寫字和做功課。妹低著頭皺起眉，穿著紅咚咚的衣服，小小身影動也不動，咬著筆頭慢慢想答案……在我的腦海揮之不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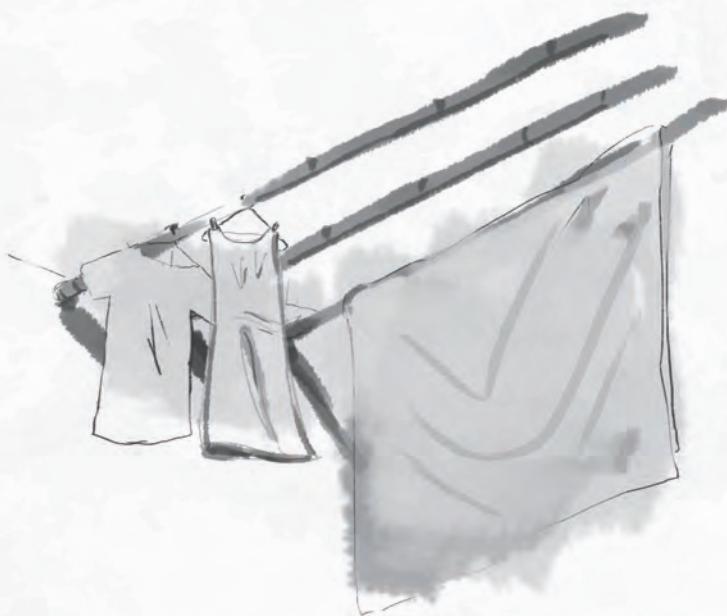
大廳的組合櫃除了放電視，上格的擱架也放了一些擺設，有一對瓷器狗隻，頸部掛了一塊金色的牌，又有一個胖胖的瓷器多仔佛。櫃頂與天花板有段距離，爸到上格床睡午覺，醒來時坐著吸煙，在大廳會見到一點火星。我和妹有時會爬上格床，開著風扇不住的玩，按一度弱風，二度中風，三度強風，又轉回一度風，又拿他的煙灰缸玩，學著他連按幾下掣，鐵片如扇葉般急速旋轉，裡面撲出一陣陣煙灰味。爸的「品味」也不錯，吸萬寶路和雲絲頓香煙，偶然會買買總督，倒也不算十分難聞，好像還真有兩分香味。有次趁爸媽不在家，我拿了爸兩支煙，在露台點著叼在嘴裡，不敢吸只敢吹進去，紅色煙頭立時轉燃燒旺。我學著大人的姿勢，好像自己真的在吸煙。妹不敢吸，拿著點燃了的香煙在笑。

媽說：「你爸在中建買的，擺在那裡蒙了塵又不理，還不是我抹得乾淨淨！」

組合櫃旁的衣櫃裡，掛了許多套裝裙子，媽年輕時非常愛穿的。爸的衣服不多，統統放在靠睡床的櫃子。

小小雪櫃比我還高，上面放了水果，但靠廚房牆放的，是一個深啡色的木神櫃，高度直及天花板。櫃身有三格，最上一格放了祖先牌匾，中間有一行粗金字——「伍門堂上歷代祖先」，左右分別是「世代源流遠」「宗枝奕葉長」，前面安放插了香火的香爐，中間是兩扇小木門，放了一些雜物，下格也放了牌匾，寫著「五方五土龍神，前後地主財神」，前面也放了香爐。

媽說：「我最不喜歡放神櫃！你四叔婆叫你爸買，說一個家庭一定要有！」不久門口旁邊一個香爐，露台兩個鐵欄中間的合攏位置，也用鐵絲加了上香爐位。媽一邊說不願，一邊順著爸的意思，大清早在三個位置上香。



初用煤氣，三支香晾衣服

爸叫我和妹稱呼四叔婆祖母的。我們搬進青衣後一兩年，她來過那麼一次，還買了一輛四輪兩座位的小單車。我記得我坐在車頭，繞著井字型走廊踏著它，妹坐在我的後面。我們繞了許多個圈，覺得很是開心。媽叫我們不要玩太久怕倦，我才把車駕回家門前。後來屋邨管理員說，不許在樓宇的走廊踏單車，我們才把車帶到樓下玩。

「四叔婆送的唯一玩具。」我說。

「不就只得那輛車？」媽很是不屑：「你四叔婆不易相處，她還要別人服侍。她來探我們那次，說她有幾塊金牌和玉墜，暗示媳婦順得她就會歸她。呸！我會稀罕她那幾塊爛銅爛鐵？要我作她的妹仔？我要開飯，要買傢俱，靠自己雙手賺回來，我要靠她？要我順著她？」

「老人家……」我說。

「舊時代嗎？何況我不是她媳婦！我跟你爸說，你爸叫我不要理睬她！」

「我記得她來我們家，看了一遍，沒怎麼說話的。」我想了一想說。

「你不知道，她說缺了一個神櫃，說會替我們買來。她會再來看，真是麻煩！」

「她買來了？」

「是呀，你爸不想她囉唆，神櫃送來放在這裡。」

起初我們沒有洗衣機，媽在露台用膠盆盛了水，把衣服放在洗衣板上，用一塊啡色的肥皂在衣服上擦，擦得起了很多白泡，放進膠盆裡去浸水，用水喉一件一件的沖，一件件掛在晾衣架上，又把晾衣架一個個掛在晾衣竿上，再用晾衣丫叉把晾衣竿撐起，兩端擋在露台天花板的 U 型鐵上。

媽說：「以前衣服少，一支夠用了，後來用足三支。」

「你不晾在露台外？」

「我才不會！那三支香，又長又重，卡在半圓的小鐵筒。我打開鐵欄試試，好像快要從高空跌下去，嚇得我的心像跳了出來！不要叫我把衣服晾在外面！」兩扇鐵欄中間長期有一把鎖。

「橫放的晾衣架又安全又方便……」

「我知道，但是房署不准呀！你爸買了一個裝好了，房署職員拿著手提的擴音器，從樓下喊話上來，說晾衣架不符合規格，一定要插幾支竹竿才行！那時房署巡查得很嚴，門口放對拖鞋不准，走廊欄杆晾衣服不准，露台安裝鋁窗不准，說是負荷不了，影響樓宇結構什麼的……」

「那時房署署長是廖本懷，」爸回想說：「他設計了華富邨，長青邨是在華富邨之後建的，所以他非常重視。」

「那時規矩特別多！過不了兩年，街坊住下來安定了，晾衣服的晾衣服，安裝鋁窗的忙著安裝鋁窗，拖鞋運動鞋門外亂放，房署全都不理了！」

「鄰居常取笑我們說，我們是最遲搬進來的。我說早搬進來又怎樣，好的東西往往留到最後，單位向著大海，空氣好，夠涼快！」爸志得意滿的說。

幾年後買了洗衣機，半自動比較便宜，放在露台近廚房窗，旁邊是一個白瓷洗臉盆，爸在上面裝了膠箱鏡櫃。每天早上或平日上街前，穿上短袖格子襯衣和短褲，拿出一盒10號髮乳，用一把塑膠直梳，一貫慢條斯理，把頭髮梳理得整齊烏亮，又在身上灑幾滴花露水。

媽說：「那時你們洗澡，也是用水煲燒水，倒滿整個紅膠盆，用水喉加冷水，水不那麼熱了叫你們去洗。你自己踏進去盆子，妹還小我替她洗，但還是要抱著你們洗頭，洗完一個接著一個。」

我忍不住笑，說，「我記得我的頭仰著向天，你又擦得我們滿頭肥皂，又用手指抓我們的頭皮，有時會感到些少痛的。」

「痛？我已經盡量使輕力。你們至少幾十磅重，我的手臂都痠痛了。」

我記得我洗澡時，膠盆放了黃色膠鴨子。我翻過身臉孔朝下，學人游泳那樣子划水，真像足一隻小小鴨子，自己覺得很是歡樂，不停笑著笑著笑著。鐵門沒有關上，洗澡的水潑灑出了露台，但爸和媽看著也在笑。

不久安裝了煤氣熱水爐，媽不用那麼辛苦了，但媽不懂得怎樣開關，爸試了幾次也不成。晚飯後媽找隔壁梁太來幫忙。梁太看來也不大清楚，試著把手掣扭向右，再扭向左，煤氣爐氣孔裡火花一閃，隨即熄滅。梁太把手掣扭回原處，再慢慢扭向左，手掣發出咔嗒一聲，一朵藍色的火亮起。

梁太輕輕放開手掣，手掣的膠盤固定指向左上方，然後旋開廚房的水龍頭。爐裡的藍色小朵霎時燒旺起來，水龍頭的水漸漸變熱了。

梁太著媽自己試一次，提醒她注意手掣卡著的一下。媽一向不擅長用電器，試了兩次終於懂得了。煤氣熱水爐也伸出一條水喉，開著了爐水也會熱起來，但媽擔心水不宜飲用，而她洗碗洗碟也不用熱水，所以推在一旁長期沒用。媽也買了雙頭煤氣煮食爐，再見不到藍色石油氣罐叔叔了。

那時房署是派員上樓收租的。幾個屋邨辦事處職員，穿著制服不知提著棍棒還是什麼，未到收租單位已經走在前頭，挨家挨戶拍打鐵閘，粗聲粗氣的低喝著：「收租！收租！開門！開門！」住戶見差不多到了，也就大開中門，準備租咭放在桌上，房屋主任在上面蓋上日期，寫上繳交租金金額，然後簽上名字，一兩個職員在旁替他打點。

爸通常也坐著和主任談兩句。有次那個主任抬起頭來，指指天花板，說：「吊燈很漂亮，其他住戶沒有安裝……」

「我們不常亮著，省電嘛，親戚朋友來才會的。」爸小心翼翼答。

後來收租久了，職員和街坊也會閒話家常，不像先前那樣劍拔弩張。

「現在到辦事處交租，職員不再上來了。」媽說。

「中學開始你叫我去交租的。」我答。

LIFE 066

我們都是在香港長大的 (修訂版)

作者：

伍卓文

編輯：

青森文化編輯組

設計：

4res

內文插圖：

阿貓

出版：

紅出版 (青森文化)

地址：香港灣仔道 133 號卓凌中心 11 樓

出版計劃查詢電話：(852) 2540 7517

電郵：editor@red-publish.com

網址：<http://www.red-publish.com>

香港總經銷：聯合新零售 (香港) 有限公司

海外總經銷：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立德街 136 號 6 樓

電話：(886) 2-8227-5988

網址：<http://www.namode.com>

出版日期：2026 年 1 月

圖書分類：自傳小說 / 華文創作

ISBN：978-988-8917-75-4

定價：港幣 110 元正 / 新台幣 440 元正



本書敘寫「我」從幼兒到大學畢業
準備走進社會的成長故事，亦從
「我」的眼中，看見香港的成长。

透過對話與回憶，作者帶領著讀者看母親經歷的石硶尾大火；父親十三歲來港拼搏的故事；兒時的唐樓、黑白電視、火水爐；小學的煤氣鼓、小街市、歷史小叢書；中學的宿營、日本貨、流行音樂；大學擴充學額後的校園生活、電影、Walkman……

藉此書，讀者陪著「我」與身邊的親戚、鄰居、朋友及同學，如看走馬燈般，走過那段自由、歡樂、沒有經社會錘打的青青年華。

那些年以為的家長里短，回頭品味，原來如此珍貴。



ISBN 978-988-8917-75-4



專業出版 國際銷售

紅出版文化平台

加入我們：www.red-publish.com

Mod.^{oo}E.

上架建議：自傳小說／華文創作
定價：港幣 110 元正／新台幣 440 圓正

9 789888 917754 >